

一品阅读

伟冬

2023年第3期



冬韵 刘伟冬 油画



9月19日，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张捷到图书馆（档案馆）调研指导工作。



9月22日，陈亮馆长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表彰大会上荣获“优秀馆长”。



9月22日，我校“崇廉尚美 校史共读”主题阅读活动荣获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优秀案例。

一品阅读

停
兮
讀

2023年第3期

总第31期

“品读沈从文”专辑

刊名题签：刘伟冬

主 办：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编委会主任：张 捷

编委会委员 陈 亮 孔庆茂 沈笑羽
张 倩 夏媛媛 陈小磊
张红霞 张熠杰 刘春华
连朝曦 王 莉 季培培

本刊顾问：徐 雁

主 编：陈 亮

执行主编：孔庆茂

副 主 编：沈笑羽 张 倩

编 辑：连朝曦 赵歆璐

封面设计：夏媛媛

投稿邮箱：yipin@nua.edu.cn

联系电话：025-83498718

联系地址：210013

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稿 约

《一品阅读》是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馆刊,由图书馆和逸品阅读协会共同主办,主要为大家提供一个读书指导与交流的平台,倡导阅读,推广阅读,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围。本刊校内免费赠送、取阅,校外与各图书馆之间互相交流。

为办好本刊,诚向各位老师学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征稿。欢迎大家提供下列内容的稿子:

1. 关于图书馆与读书的文章,如名家的读书生活与读书治学方法。
2. 关于南艺校园读书与学习生活的稿子。
3. 推荐您认为最好最有价值的书籍,您的读书体会与阅读感悟。
4. 有关艺术鉴赏的稿子。

投稿请以首创为主,文责自负,杜绝各种抄袭剽窃。对于采用的文稿,赠送样刊,酌致薄酬,以致谢忱。

投稿请发至《一品阅读》电子邮箱: yipin@nua.edu.cn。

《一品阅读》编辑部

目 录

- 品味人性之美——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桃源 任可馨 01
- 品读沈从文 沈 婕 05
- 酉水船行，可缓缓归矣 钟 璞 08
- 生命的文学——沈从文《湘行散记》 王馨茹 11
- “美在湘西”——以《三三》为例探析沈从文小说之美 叶紫娟 14
- 水深亦是情深处 周伟子 18
- 我心中的“翠翠” 周小兵 21
- 沈从文与康德的道德律 邱 源 24
- 一脉湘江贯古今 熊振君 28
- 阅读之美——沈从文书籍阅读小记 刘建平 31
- 不深不浅种荷花 瞿蓉娟 35
- 对立在左，皈依在右——浅谈沈从文的二元文明与精神历程 余俊烨 37
- 被凝视的湘西社会 叶 桐 44
- 莫走近我，来拥抱我 郑韩业 47
- 交出血脉，交出心田——浅谈沈从文笔下的“情”与“真” 王一竹 51
- 那是一座人性的希腊小庙——读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人性光辉 周 琳 54
- 从沈从文到沈从文——读《沈从文散文卷》有感 陆新月 58

從女二哥 永安

不折不從 尔慈尔讓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漢思
克和
率以
元
護敬
誅

品味人性之美——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桃源

◎任可馨

“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在《美与爱》里何为美，何为神，沈从文给了自己的答案。作为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家，沈从文执笔绘出了属于自己的湘西。

湘西世界为沈从文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让他看到了一个淳朴的国度。湘西世界使沈从文在特定的环境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接受着民族文化的熏陶。中国古老的文化，在这个“自然之子”的精神旷野开始耕耘，赋予他一个拥有湘西文化特质的乌托邦世界。

在这方文字的天地中，人行、人心、人性像一卷画轴，在读者眼前缓缓展开，这里的人物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扎根在湘西这片土壤当中，生于斯长于斯，在生命的每一寸缝隙中，透出独具湘西特色的人性之美。

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美。

质朴的风土人情美。袁鼎生在《审美生态学》中曾经有这样的观点：社会系统的生态美，依存于人际生态活动与生态关系。所以去解读在沈从文作品中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活动，更能清晰地感受其带着“人”的关系而展现的美，湘西人可以是《长河》中敬畏鬼神严守禁忌的，也可以是《凤子》和《市集》当中从各地而来，在大集上做买卖，不计得失地换取生活物品的。在沈从文看来，湘西这个文化符号，代表着自然淳朴和严谨恪守，他们自有一套生活的模式和准则，遵从本心而顺应自然。沈从文自己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指出：“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最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他湘西世界里的人物，就像一朵朵不那么显眼、但又能感觉到生命脉搏的、自由开放的娇艳花朵。

沈从文十分向往湘西人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这些人仿佛已同自然相融合。

因此在代表作《边城》中，他能精准地勾勒出勤劳朴实的老船夫，慷慨洒脱的船总顺顺，豪迈豁达的天保，真诚善良的傩送，至纯至美的翠翠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仿佛在自然生态和谐共处的湘西社会，合该哺育出这般风情人貌的人物，这是一颗洒向人间的乌托邦种子，让人无限畅想着爱与美的桃花源。

淳朴的自然人性美。因为感受过现实的灰暗，所以对美好极度向往。这样矛盾的心态在沈从文的身上有着极好的体现，我们回顾沈从文自身的经历会发现，他在北京的求学经历让其对嘈杂的城市生活、繁复的人性有了深刻的认知，所以对于相互扶持的、淳朴的乡村生活有了更加美好的憧憬和向往。更何况湘西是他完整的童年时光，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在《边城》中翠翠的祖父是忠厚老实的热心肠，替人摆渡分文不取，还严苛要求自己不占任何便宜，这对翠翠的成长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所以她的纯真柔美和灵动才显得不突兀，闪烁着人性本源的善与美。

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中，女性的角色具有独特的湘西魅力，比如《三三》中的天真活泼的少女三三，《萧萧》中的挚诚少女萧萧，以及《阿黑小史》中憨态的阿黑，都是在湘西这方水土养育下，自带灵性和真性的人，淳朴而又生动让人无法不为她们倾倒。所以在阅读沈从文的作品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将其作品与同时代其他类型的作品相区分，读出属于其个人标签的，关于人性的感悟，这无关其他只关乎真诚与爱。

和谐的人际生态美。沈从文在构建湘西的自然风貌时，一直保有的是热切而虔诚的心态，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灵感的，“美丽、清洁、智慧和倾心催促我来写作，没有厌倦。”《边城》的题注中他也写道：“对于农人和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爱。”沈从文在写湘西时，写人、写景、写事，详尽而又生动，也带着对于“情”的思考，不仅仅是男女之情，而是放在更广阔的空间讲情。在《边城》里有翠翠和老船夫相依为命的真挚祖孙情，还有傩送知道哥哥遇难后放弃爱情的兄弟情，在《菜园》里是王太太爱护儿子也保持对他的尊重，让他放手去做事的豁达母子情，在《贵生》里是超越阶级主仆关系和谐融洽的朋友情，在《长河》里是橘园主人让陌生人畅吃橘柚的互助情。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湘西就是人间的桃花源，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不受世俗干扰的纯净自然的生活状态就是至真至美的状态，在湘西这片土地中，能够孕育出独属当地的文化风貌，

也能衍生出纯洁美好的风土人情，自然这处桃花源的人性也是美的。

这样的美，也是“神”的美，是人在精神层面的升华，也是普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场景无法企及的高度，在湘西世界里展现得让人唏嘘和向往。在沈从文的观念中，神性与美、爱紧紧结合。神性代表着庄严与美丽，是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有些人认为沈从文美得有些“失真”，过于美化人性。对此，沈从文在《水云》中回应，“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要以美为信仰矫正人性。”是啊，纵然有些人嘲笑这是空洞的美，但我要说，美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构成的一部分，如果丧失了对美的感知能力，这种生命形态就是不完整的。美好的文学作品以美和爱教导青年人，让我们无论遭遇怎样的人生困境，也都可以拥有遐想、憧憬和寻找生活的勇气。

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并非只有《边城》这样恍如理想圣地的乌托邦，还有《长河》这般沙泥俱下、激浪汹涌的凶险之境。前者带人入幻境，后者拖人回现实。《边城》的湘西是淳朴自然好山好水好风光之处，恍如田园牧歌的人间仙境，然而过于美好反而有种不真切感，让人无端生出若是被破坏殆尽该如何自处的焦虑。而在《长河》中这种被现实破坏的灰败逐一验证——同样是纯净明丽的少女形象：翠翠是明亮又如太阳般的，哪怕其未来会有坎坷但前途向阳，而夭夭的天空晦暗难明，保安队长如同野狼的窥视让她的生活笼罩上了灰暗的色彩。更让人揪心的是夭夭对于保安队长的态度，我们仿佛能看到年轻的夭夭在哄骗当中进入了生活的坟墓，最终在花样的年华，面临消散和溃败的结局。这里的美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美，人性的美好与现实的恶意，仿佛双生花相互缠绕无法剥离。

因此，品析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美，不应只看到善良纯真的、如钻石般光辉闪烁的美好品质，还应关切于这品质的珍贵难得，即使在凶恶的现实面前仍旧舒展至善的枝丫。这大抵是沈从文笔下的世界让人如此有代入感的原因，其字字句句不是虚幻的美好，而是现实世界中的珍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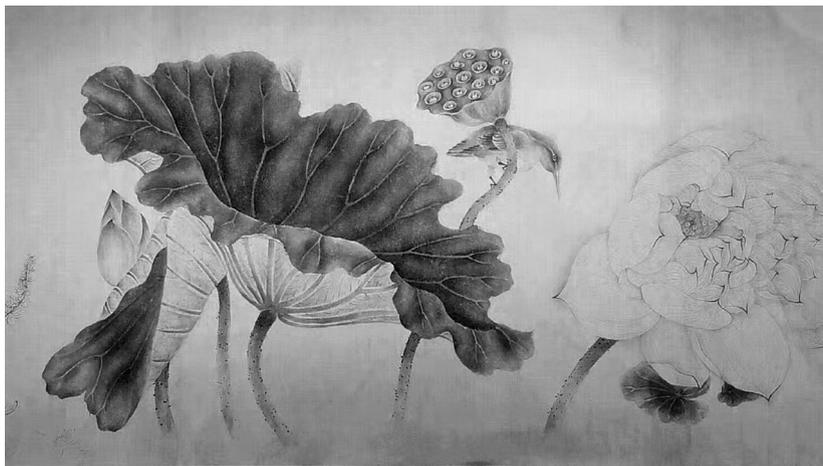
湘西世界犹在，但现实早已物是人非，沈从文时隔十八年重返故乡，却不得不感叹世事变迁。正如他笔下所写“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这种美与悲相互掺杂的真情最动人心。汪曾祺曾说：“《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疼惜情绪的怀旧，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后面隐伏着作者很

深的悲剧感。”沈从文怀念那几近消逝的醇厚和谐的人性美。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他最疼惜的家园，没有一个形象是反面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旺盛的生命力。《边城》宛若绕山溪水，绵长悠远的牧歌风格，如烟似梦般带给人无限遐思。

品味沈从文的湘西之美、人性之美，不应局限在对“美”的期待和探寻当中，更应接受美好事物本来的面貌。从单纯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放眼到整个社会的图景中，湘西世界的人性美、自然美与当时社会的现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现实的打击和人性的摧残下，沈从文所描绘的湘西世界所迸发的光辉更显璀璨；他构建的湘西桃源，不仅仅是为了逃离现实的无奈与苦楚或是向往纯洁质朴的故土，更是将这片净土作为现实世界的反衬，是对黑暗罪恶的现实世界的批判，以及无声的反抗。

总之，沈从文带着对湘西故乡无限的思念和爱慕，带着对湘西人的深切同情与温爱，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探究和思考，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湘西画卷和一曲曲人性之美的颂歌。

(作品选送单位：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邵翰昇 《百花图临摹》

品读沈从文

◎沈 婕

他用澄澈的文字塑造了一个纯美的湘西世界；他的文字就像是溪上的皎洁月光，静谧而唯美；他的作品有一种流水般清澈的柔美……他便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

巴金曾说，沈从文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家境破落、出身山城的他，14岁当兵，在从军流徙中见证领会了世间种种冷漠残酷，却凭着一支笔和一颗心硬生生地闯进了北京文坛，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2015年夏天，侯孝贤拿下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在采访里他无数次提到：他的电影人生，因为读沈从文而改变。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对沈从文先生最初的印象，和他笔下的诗意，是来源于课本上的《边城》以及老师的解读：一重青山，一片竹篁，一条清溪，山泉水一般的少女翠翠，便有了一段至美如烟的爱情故事。它的每个章节都似一幅水墨画，又似女子般淡妆浓抹总相宜，以古朴清新的语言，寄托了沈从文先生关于“美”与“爱”的美学理想与人生思考。

我也曾读过许多名著，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风格：看老舍的文章，京韵儿浓厚；看汪曾祺的文章，像品茶，回味无穷；而读沈从文，宛如山间的清风明月，醉倒在这如溪水轻烟的意境中，仿佛在做一场迷离的梦。他写春时雨夏日溪，写明朗的天气，澄净的月色，还有长在山水里的清澈美好的人和故事：“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他是否还会回来呢？翠翠不知道，但她一定会永远记得有这样一个男子，可以为她歌唱……他的文字中带着中国古典散文的雅致，蕴藏着东晋风骨，充满温情也偏偏热闹得淳朴又干净。

一本书，便是一段人生的历程。沈从文先生的书，轻柔却铿锵有力地诉说

着他的人生故事。慢慢，走走又停停，他用真挚的文字记录脚下的每一寸山河，用淳朴的文字描绘了游历各地所见的人与景，深刻的哲学思考在字里行间倾泻而出。关于读书，沈从文先生有自己的心得：“一个人真真得到书的好处，也许是能够自动看书时，就家中所有书籍随手取来一本两本加以浏览，因之对书发生浓厚兴趣，且受那些书影响成一个人。”关于做人，沈从文也有复杂又独特的感悟：“我的全部生命，是从一个比较复杂过程中生长的。从十岁起，即完全单独进入社会。由于禀赋脆弱，便用‘谦退’和‘沉默’接受外来一切压迫和打击，继续于困难中向前。”他在文字里传递着读书、做人、做事的道理与学问，也深深地影响了每一位像我们这样心怀善意、充斥梦想与希望的读者。回望沈从文的一生，他历经磨难，可所有的苦痛都被他化作温柔的笔触。我们能看到的，不只是一条溪，一片山，几点云影，细雨茶烟清昼迟的山水柔美。当我们细心品读他的文字，也更能体会他的用心和坚守。

阅读沈从文，教会我的不是那个年代的愤怒和不平，不是传统的单调的说教，而是人性的、温和的反思。也许这就是作家的魅力，一直到今天他都像个精神导师，为我们指引着方向。笔触之美，人性之美，自然之美都被沈从文先生不动声色地晕染开了。

他也用他的笔，直面人性——朴实勇猛的革命人、庸碌一生潦草收场的兵士、意气风发的新女性、满身古董味的知识分子……我们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沉迷在文字营造出来的美好意境里，把自己当成书里的主角，忍不住为美好欢呼，为丑陋悲愤。但他又愿意用细腻的笔触抚平躁郁，一字一句告诉我们：有时，生活不必慌慌张张。“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我到这街上来来去去，看这些人如何生活，如何快乐如何忧愁，我也仿佛同样得到了一点生活意义。”读了沈从文，便让我在浮躁的生活中，寻找到了心灵的一片栖息之地，也在前行的路上慢慢地理解先生所谓的生活的意义。人，就像一面镜子，观察别人的生活，我们心知肚明他们的优缺点，又从他人的身上照见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的不足。他说：“躺在尚有些微余热的泥土上，身贴大地，仰面向天，看尾部闪放宝蓝色光辉的萤火虫匆匆促促飞过头顶。”我喜欢读书，它一直是我消磨时间又拓宽眼界的方式。沈从文先生的书，放在我的床头，陪伴着我度过了枯燥沉闷的三年高中。

大学以后，它跟随我的行李箱一起远离了家乡，踏上一段新的征程，也见到了新的人和新的世界。也许是随手一翻，也许是又精读了一次，不同的境遇里、不同的心情下，我都会有新的感悟和收获。我也无数次在烦躁抑郁的时候幻想过先生笔下的场景，想象他浏览过的风土人情，他经历过的苦难人生，便有涓涓细流在心头流淌，浇灭了焦躁不安的火苗。就像先生说的，生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用平和的心态对待不如意，向艰难的日子报之以歌，那些难捱的时刻也会像沙尘般随风而去。每个人都有裂痕，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在人生之路上，我们总要学会与自己和解，和世界宽容相待，接受不如意，正确对待自己的不足并作出弥补和努力，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向我们敞开怀抱。

读书，亦是读人。阅读，是对一位作家最好的纪念。在沈从文先生的书里，我们跨越时空地交谈，接受了一场灵魂的洗礼。我也希望朝着先生所在的方向努力，不惧挫折与挑战，在困难中砥砺前行，用饱满的情怀奔向未来！

(作品选送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鲍佳琪 《花样年华》

西水船行，可缓缓归矣

◎钟 璞

钱镠给其妻吴氏写的信中，有这么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春日的和媚午后，西湖的堤岸已是姹紫嫣红，却不知枕边人几时归家，点点离愁积在心头，遂寄以尺素，落笔生花。

——题记

读完沈从文先生的《湘行散记》，我合上书，胸中时如浩浩汤汤的洪水般充盈，又时如氤起薄烟的溪水潺潺流过，沉默又迷蒙。我定定地看着那一页页的白纸黑字，思绪却逐渐被拉远，悠长又惆怅地飘往了那个不复存在的桃源，湘西。

十几岁时我读过《边城》，当时的心情现在已全然不记得，只知道每每回忆起这本书，周身便总会陷入一层薄雾般淡淡的忧伤里，像被轻轻掀起了心尖，杂糅着明媚与哀愁，久久难以平息。时隔两三年，我再一次翻开沈老先生的文字，随着他在湘西一路轻舟闲荡，追忆那些过去的人或物或景，那些记忆里熠熠生辉的岁月，那些再也见不到的浮舟碧水与竹楼炊烟。

《桃花源记》里记载：“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于我看来，沈从文先生笔下的群像，便是一个个鲜活的“文中人”。他们淳朴而直率，善良而真实：水獭皮帽子的野性洒脱，牛保的多情快乐，辰河水手的粗野老练，虎雏的有勇有谋……他们身上有生气，那种骨子里的豪爽与坦率，也许这就是青山绿水滋养下的人情味儿与烟火气罢，生长在一片恍若隔世的山间水畔，行走在形形色色风情万种的吊脚楼间，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千百年来未曾改变。于是这一片土地上的生灵早就与自然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创造出绚烂夺目的湘西文化与风土人情。虽可惜于不能亲眼目睹，但我们透过沈老先生的文字，也可一窥究竟：黑夜里，点点忽明忽暗的火光在水面上晃动，不远处的竹楼上传来窃窃私语，船身浮动，卷起轻微的

水花声，与临船水手的鼾声揉在一起，伴着灶里木柴噼噼啪啪的爆破声，忽远忽近地在耳边随着意识逐渐模糊不清。这是怎样一幅令人安心的画面啊！万千个和谐的元素组成了湘西的黑夜，人们在这里沉沉睡去，等待熹微的到来。生活在这里的人是快乐的，单纯而美好的，私以为，这便是沈从文笔下的“明媚”一面罢。远离喧嚣，远离尘俗，唯有这一片山水日夜为伴，淳朴老实的人们在各自的生命轨道上日复一日地前行，最终消散在天地间，下一个便又填补了空位，回到起点，重新奔赴终点。这一片不大不小的角落，仿佛被历史遗忘了一般，就这么千百年安安静静地蜷在山水之间，滋养一波又一波后人。

诚然，沈老先生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明媚的青山绿水淳朴人家，但读来读去，书页翻了又翻，我却总从心底里弥漫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一种酸涩哀痛的情绪。我透过文字，俯视着那些劳劳碌碌的人拼命生活于苦难之中，看着他们与命运作斗争，看着他们走向昏沉的终点。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写道：“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剥去美丽的湘西景致，苦便是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底色。从码头的纤夫，后江的妓女，到大街小巷的商贩，船上的水手……无论是水路上还是泥路上的人们都在尽力地讨生活，奔奔碌碌的日子里，是从早到晚的劳作与片刻的喘息，可能是开船前的一口烟，也可能是夜深后的围炉烤火，平凡单调的一天天里，这些人便随着时间渐渐流逝，最终消散在湘江的碧波中。他们的生命历程，对于这世间万物没有影响，没有牵连，他们大多无所依，也本无目的，这就是底层人民的生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所言极是，纵观他们的一生，便能尝到人生的苦味与心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想，这便是历史的规矩吧，面对这些淳朴的人们，我们除了能挤出胸中的郁结之气，又还能干什么呢？在最真实的生活前，谁又能不惆怅呢？

湘西于沈从文先生，便是心中神秘而亲切的一方净土，永远令他神往，令他眷恋。先生这样形容水与他的联系：“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

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物是人非事事休，如今的酉水早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那片青黛，那些白帆，那梦绕魂牵的吊脚楼，早已消逝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中……《湘行散记》变成了一首挽歌。如今当我们翻开它时，透过一行行铅字，便可依稀在脑海中重建那个欢声笑语烟火人情的世界，一窥曾经的浮舟碧水与竹楼炊烟，逃离了耳边的喧闹与高楼华灯，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里。

捻开书页，扫过一行行文字，静默的白纸便鲜活起来，一江轻快的碧水破纸而出，两岸的峭壁边生出高高低低的吊脚楼，码头上浮动点点白帆，无数的水手在这条河水上奔忙着，长长的河街上人声嘈杂，我也悄悄混入其中。来往的商贩正在叫嚷，孩童蹦蹦跳跳，炊烟袅袅升起，新的一日开始了。

酉水船行，可缓缓归矣。

(作品选送单位：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吴禹菲 《鱼网》

生命的文学——沈从文《湘行散记》

◎王馨茹

沈从文的文字于我而言有着不一样的魅力，他很独特，几乎无人的作品如他一样有生命的美感。茶峒山城在风日里长养着的翠翠、橘子园主人的三女儿么么，甚至是散文行笔中随意一个喊着方言的小人物，都让人觉有一种与自然相连的灵气。他的笔调，他的故事，他所写的那种美丽的悲哀，那种对普通的万事万物的爱，总是让我感到向往和亲切。

一、谈《湘行书简》的缘由

《湘行书简》是沈从文给他当时的新婚妻子张兆和所写的书信，文中他唤她为三三。书中真诚地记录了一个丈夫离开妻子后行船中的琐事，每天在一条河上写信，写他看见的水、看见的人，写他对于世界的思考和对三三的思念……其实作为《湘行散记》的灵感来源，这些书信已经是沈从文去世以后整理编辑而成，最终录入《沈从文别集·湘行集》的。我看的时候，是觉得很可爱的。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来探讨沈从文先生的文学的生命性，是因为这些偶发创作的书信最贴近沈从文先生的内心，而且这一时刻萌发的思想，对他后来的创作有奠基性的作用。此时，他还没有写出《边城》，他还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作家。而这次行程，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也让他得到了许多“智慧”。我觉得，如果要追根溯源，那么他作品中散发的迷人魅力有一大半得从这里谈起。

二、段落作品赏析

“船停了，真静。一切声音皆像冷得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但当真却有声音。水手在烤火，在默默的烤火。”

写听船底的水声，不是耳朵在听，而是像想象得那般轻。水手在烤火，是在默默地烤火。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简单的几行字，如果能静下心来看一眼，竟总觉得能触动自己的心弦。

“船又停了，你说急不急人。船正泊到一个泥堤下，一切声音皆没有，只有水在船底流过的声音。远处的雪一片白，天气好冷！船夫不好意思似的一面骂野话，一面跳上岸去拉纤，望到他们那个背影，我有说不出的同情，不好意思催促。”

船停了，虽然着急，但他也能体会船夫的难处。这种同情，是对于船夫本身的同情，又何尝不是对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的人的同情呢？短短几行字，精炼又生动地写出当时的场景。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的叹息了好多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

他心中彻悟了什么，他得到了许多智慧，我们看到这里，好像也能得到一些智慧。他看着夕阳觉得感动，看着圆石觉得感动，连看着船都觉得感动，我们在看到这样的文字时，心里是否也会涌起这样的感动呢？

三、生命的文学使人感动

他的感动是因为这些事物太美了，这种美都是“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他对这些事物的感动，其实是对生命的感动。他的和我们的这种感动是作为天地间造化出的一个生命的感动。而这种和天地共生的自然体验，正随着无可逆转的现代化的发展而消逝，越来越少的人能感到这种美，于是我们在看到这样久违的生命的文字时，不仅格外感动，也许还会多出一份细细的惆怅。

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九讲》中格外强调了沈从文这种对于世界和自然的理解，他称其为“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中理解人”。这种独特的自然观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暗合，也与弗洛伊德的“共同体理念”相契合。是的，他看待

人事时不是单从人道的角度来看的，而是在一个浩瀚天地的整体里去共情的。正因有这样思想的积淀，他描绘的自然才那么令人着迷，他笔下的人物才和自然一样灵气十足，他书写的故事才有那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美的悲哀。

四、热爱和悲悯

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有种空洞感游离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与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

我完全能够理解写下这两句话的沈从文的心境，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张新颖先生说，对人生“有情”，就常在社会中和“事功”相背斥。也许是这样的，如果把天地间的人看得和一块石头、一朵花草一样偶然地生存在世上的话，那么我们所能生出的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难道不只剩下热爱和悲悯了吗？难道我们还会为尘世中功名利禄而奔走吗？然而尽管读他的文字的时候仿佛在一片别的天地，书却是不能一直读下去的，合上书卷，怅惘一番，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那些感动就无可奈何地消散了。就像他编织的一个梦境，只能感受，却耐不住触摸。

沈从文的文学是生命的文学，理解了他的作品的我和未曾理解的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他所编织的世界里和不在他所编织的世界里，是全然不同的。

(作品选送单位：安徽大学图书馆)

“美在湘西”——以《三三》为例探析沈从文小说之美

◎叶紫娟

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中无疑占据重要地位，其贡献主要在于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充满“真、善、美”的“湘西世界”，《三三》正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三》以杨家磨坊为背景，通过描绘少女三三的朦胧情思，歌颂了未被都市文明扭曲的、古老湘西社会的美好，多角度展现了沈从文小说之美。因此，本文主要结合《三三》，从以下几方面探析沈从文小说之美。

一是自然美。此处的“自然”一方面是自然界的自然，另一方面也是人的自然。从第一个方面来说，《三三》中有几处较为集中地描写了磨坊及周围的风景，这类风景是一种自然美。如“从碾坊往上看，看到堡子里比屋连墙，嘉树成荫，正是十分兴旺的样子。往下看，夹溪有无数山田，如堆积蒸糕，因此种田人借用水力，用大竹扎了无数水车，用椿木做成横轴同撑柱，圆圆的如一面锣，大小不等竖立在水边。这一群水车，就同一群游手好闲人一样，成日成夜不知疲倦的唧唧呀呀唱着意义含糊的歌。”这段话采用俯仰结合的视角，同时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描写上详略得当、动静结合，不仅对碾坊周围的景象作了较为全面的描摹，还赋予景物生命力，增强了画面感，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望见了湘西乡村的自然美景。如“这磨坊外屋上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这句话寥寥几笔便勾勒出磨坊所处的环境，不仅符合乡下的建筑特点，还带有一种清凉、闲适的气息，为读者创造了一种富有自然美的意境。又如“竹林里恰正当晚霞的返照，满竹林是金色的光。”“道旁露水还湿湿的，金铃子像敲钟一样，叮叮的从草里发出声音来，喜鹊喳喳的叫着从头上飞过去。”这两处更为直接地展现了乡村风景的自然美。从第二个方面来说，《三三》中描写了许多生活在自然美景中的乡下人的行为，这些行为展现了另一种自然美。如“三三总很安静的自己坐在另一角玩。热天坐到有风凉处吹风，

用包谷秆子作小笼，冬天则伴同猫儿蹲在火桶里，剥灰煨栗子吃。或者有时候从碾米人手上得到一个芦管作成的喷呐，就学着打大碓的法师神气，屋前屋后吹着，半天还玩不厌倦。……因为一个人在屋里玩厌了，就出来坐在废石槽上洒米头子给鸡吃，在这时，什么鸡欺侮了另一只鸡，三三就得赶逐那横蛮无理的鸡……玩厌了又到潭边去看白鸭……”三三没有从商店里购买的玩具，她与乡村自然中的动物、植物作伴，并从中获得快乐。三三的娱乐是自然淳朴的，带有自然美。“妈妈”与两位妇人讨论城里人的病情，与“那人”讨论白袍女人的身份，体现出乡下妇女对他人事情的好奇，她们的态度又体现了乡下人对城里人的隔膜，这种好奇和隔膜都是真实的，是在生活环境中自然形成的。“真、善、美”常常并称，但三者并不是相互分隔的，真也是一种美，因此，三三的真、乡下人对城里人态度的真都体现出一种自然美。

二是人情美。《三三》中的许多小事都展现了淳朴的湘西人民热情、友善的人情美。如，母亲在见到有人钓鱼时说：“三三，鱼多咧，让别人钓吧。”等到“熟人回磨坊时，把所得的大鱼分一些给三三家”，钓鱼的人也懂得回报，你来我往之间展现了乡村人们彼此关照的温馨。如，三三总是想要去热闹的地方看看，“去一会儿，或停顿在什么人家喝一杯蜜茶，荷包里塞满了榛子胡桃”，从中我们可以自然地想见主人家的热情。如“母女两人一吃了晚饭，不到日黄昏，总常常过堡子里一个人家去，陪一个行将远嫁的姑娘谈天，听一个从小寨来的人唱歌”，这是乡村生活的常态，显示了乡村中人们的密切来往，日常的谈天中蕴含着无限温情。如，三三一开始不愿意和看护玩耍，“可是到了那一边，两人即刻就熟了……”在认识之后三三对城里来的看护是很热情的。又如，城里来的少爷、看护与总爷家的人到三三家玩时双方多次的互动：一次是看护同总爷家一个小女孩来碾坊玩时，母亲因为初次有这么一个客人，想杀只母鸡留客吃饭又不敢开口，感到焦灼为难。三三也热情地带客人到有水车的地方去玩，还陪看护钓鱼，看到看护钓到四条大鲫鱼后十分欢喜。母亲一定让看护带着钓上来的鱼回去，又因为他说南瓜子好吃，另取了一口袋的生瓜子，要那个小女孩代为拿着。一次是白脸人同总爷家管事先生，也来钓鱼，拿了许多礼物回去。还有一次是那城里的少爷和看护一块儿来，给三三家送了许多东西，母亲和三三不知如何是好。到两人临走时，母亲捉了两只活鸡，一定要他们带回去。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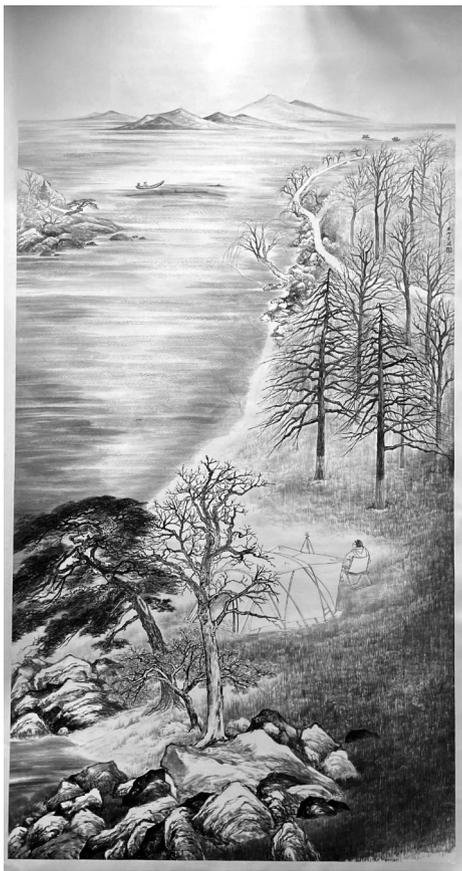
方说等下一次来再杀鸡，母亲才将鸡放下。这三次互动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母女俩的热情好客、慷慨大方，也体现出客人的礼貌、友好和真诚，礼尚往来之间将湘西世界的人情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如“有些人家摘着早熟的禾线，舂出新米各处送人尝新了”，此处描写也体现了乡下人热情友好的人情美。

三是空白美。《三三》中的空白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的省略、人物形象的模糊、故事情节的跳跃和故事结局的开放四个方面。首先是人物语言的省略，如“母亲如想到折钓竿的话，将说：‘这是三三的鱼。’三三就笑，心想着：‘怎么不是三三的鱼？潭里鱼若不是归我照管，早被看牛小孩捉完了。’”“‘我们难道就回去吗？’母亲想想，真的，难道就回去？”然而只是在心里思忖，这样的描写巧妙地隐藏了母女双方的心思，使得小说更有余味，体现出一种空白美。其次是人物形象的模糊，如描写城里来的少爷和看护时，只是重点描写了他们的肤色和穿着打扮，在其相貌上留下了大片空白，赋予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从而产生一种空白美。再次是故事情节的跳跃，如“于是三三在哭里笑里慢慢的长大了”，这句话选取哭和笑这两个重要事件，平静、简洁地叙述了三三成长的过程，跳过了其中的许多事情，在情节上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蕴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又如“三三如一般小孩，换几回新衣，过几回节，看几回狮子龙灯，就长大了”相较前面一句，这句话选取换新衣、过节、看龙灯这几个代表岁月流转的典型事件，对小孩成长过程的描述更为完整，但同时又有所省略，留下大片空白，使读者感觉一切都非常自然，余味十足。最后是故事结局的开放，沈从文小说的结尾常常令人意想不到，本文也是如此，只是写母亲和三三在得知城里来的少爷去世之后受到巨大的打击、心不在焉，而没有写三三最终的归宿，这种开放的结局巧妙地为读者提供了艺术空白，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使得读者主动参与小说结局的创造。

四是悲剧美。《三三》的悲剧美主要表现在三三没结果的爱恋上。三三心中对城里来的少爷的感情渐渐明了，那是一种朦胧的爱恋。在得知他去世后，“三三站立溪边，眼望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此时的三三怅然若失，她失去的正是这未能结果的、朦胧的爱恋，而这份自然而然却没结果的爱恋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带给读者一种悲剧美。

透过《三三》，我们可以望见沈从文小说之美的多个侧面。景色与人的自然美，相互关照的人情美，人物与情节的空白美，以及爱恋无果的悲剧美共同构成了沈从文小说中极具美感的“湘西世界”。

(作品选送单位：青岛大学图书馆)



崔瑗 《湖畔》

水深亦是情深处

◎周伟子

大地上有一泓水。一脉流过老子的指尖，吟诵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给孔子带来“逝者如斯”的遐想；还有一脉奔腾而下，直至绮丽而诡譎的南国楚地，它收容了身形枯槁的屈平，接纳了他滚烫又热烈的血液。

再后来，这南下的一脉酝酿成了潇湘水，它流淌到了沈从文的故乡，日夜不息地编织出一条长河，顺着弯曲的河道绵延至目光所不及的地方。那潇湘的水流着楚人的血，这血液有千万种形态，是雨，是河，是溪，是汗……狡黠如它，它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渗透进了沈从文的生活，渐渐地他体内的每一处脉动无不贮藏着楚人命定的悲剧的热血。它们藏匿着的古老灵性和神秘性，以及与水难舍难分的亲密，都将沈从文推向了水的怀抱——他那命定的归宿。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这是沈从文凫水时潜下身心、放大感官而发出的感慨。在河流中肆意弥漫的愉悦，任性生长的原始野性，它们引导着沈从文愈发不受世俗的规训。窒息的私塾让他疯狂迷恋鲜活的气息，那是只有自然才能释放出来的。而水滋养着世间万物，于是他有几分愿望想逃离学堂，就有几分想与水亲近。

然而水并不总是满足这个小小孩童的心愿。大自然能永享一岁一枯荣，就是因为它维持着某种平衡，它不会让一个人永远自由。水的分身——六月的行雨就足以困住沈从文，落雨的日子他不能洒水，不能攀树，还时常因为他湿透的衣服被罚跪在仓屋中——淋湿的衣服无法掩饰他逃学的劣迹。但不自由的雨同样馈赠他独一无二的体验。在这无处可去的时节里，他只能托着脑袋坐在庙前的石阶上看雨，跪在仓屋中听顺着屋檐而下的滴沥，单调的雨声收敛了他平日里的不羁，像凫水时一样他借助雨水放大了他的想象，扩大了他的遐思。越是在这样孤独的环境中，他就越是要回忆起热闹的事情。他敞开了他的五识，如海纳百川一般享受着新生命的注入：那是死蛇腐草的气味，那是刀匠将烧得

发亮的铁块伸进水中发出的淬炼的响声，那是他偷来的李子枇杷的酸涩，那是他不用心念书也能朗朗上口的课文……纷杂又无序的记忆碎片，一齐涌上心头。每一种体验都是那么独特，它们会永远封存于沈从文那颗敏感而多情的心中，只要那热情的血液不停下脚步，它们就会一直闪烁着光芒，照亮黑暗孤寂的前路。

但所有堂皇的语词都无法证明携带着楚人血液的那弯水到底带给沈从文多少的灵性。我们只能看到，三三把大人听不懂的少女的情愫一股脑儿告诉给门前溪水，她对水的信任有几分影子能看到当年的沈从文？或许在逃课的日子里，在寂寞的日子里，在受罚的日子里，他也会像三三一样向着河湾吐露他的情思。所以他知道水的纯净与耐心，它最大的美德莫过于缄默，它只会把小孩子的心事点点滴滴包容进自己的身体，再用大人们也不理解的语言絮絮话出。于是水在沈从文笔下最具深情，他也最会利用水性去讲述凄美又梦幻的爱情故事。在靠水吃饭的茶峒，无人不对水怀有一种敬仰，那是天生的。他们会在节日里举办与水有关的盛会，他们的虔诚就像远古先民赤脚在野地里高举一捧稻谷，唱念着神性的咒语祈求神灵庇护一样——先民恋土，茶峒爱水。在这样神圣的日子里，翠翠与傩送相爱。但这条河水也像一道天堑横亘在她和傩送的面前，正如沈从文自己写的那样：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我们是该埋怨沈从文不肯给这对相爱的恋人一个完美的结局吗？如此忖度未免太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这道天堑困住翠翠的同时也割裂了时光。天堑的这边，时间被延长，黝黑又美丽的少女像中了魔法容颜不再衰老，等待情郎的真心不会减退。河湾守护了青年人单纯的爱恋，也守护了沈从文那追寻永恒本真的理想，像喜爱自然的水一样，他深爱一切返璞归真的人与事。

这理想是自屈原以来就藏匿在湘西的河川之中，是屈原上叩九天，下探九幽所一直寻觅的纯粹的赤子之心，沈从文将它继承。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创作《边城》的初衷是希望带给读者们一点苦笑、一次噩梦，管它是苦是噩，只要是“笑”是“梦”就足够了。为了天地间的那点清明，为了延续传统的有情文学，也为了不背叛他对艺术的期待，他宁愿编织一个痛苦的梦境也不愿人们在混沌的人间得过且过。这种带有悲情的理想是他一以贯之的，这不仅是现实之下他无可奈何的选择，更是他体内流淌的楚人血液在作祟的缘故。这样看

来，沈从文无疑是踏上了屈原的旧路，那条寻觅我心所愿的漫漫长路。如此，沈从文一生所做的事业不过是填补了流水的那点古老寂寞。古人有点石成金，沈从文恐怕是将水化酒：原料是混合了古人血液的楚水，酒曲是沈从文对他养他的湘西世界所怀有的一股别样情感。它们水乳交融，发酵生香，共同形成了沈从文世界中的水文化。他也用这种方式去安慰和问候那深陷于浊流之中的屈原。

这个温情的文人穷其一生撰写着楚水的生命，只因楚水在在关情，水深处亦是他情深处。不愿辜负其心，我甘愿溺亡在他精心编织的长河里，祈求在灵魂上与他共生，如此方得见有情的水，楚人的血岁岁澎湃，年年奔腾。

(作品选送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鲍佳琪 《我的同学系列之一》

我心中的“翠翠”

◎周小兵

或者从长满青草的蜿蜒小径，路旁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或者从曲径通幽的山林，树木耸立，阳光一条一条地透过茂密的树林；或者从转角优柔的微风，在秋天慵懒的午后；或者从凉爽的河水里，水光霖霖的波纹中；或者从圆月的晚风吹过的盛夏，徐徐走过……在最美好的年纪在最美好的岁月在最美好的情境在最美好的心动中，我们都见过自己的“翠翠”。

人是复杂的生物，在凶狠中透着温柔，在勤劳中透着懒散，在坚韧中夹着犹豫，在忧郁中夹带喜悦。人生是漫长又短暂的旅程，我们出生、成长、成熟、死去，我们体会悲欢离合，体会喜怒忧思，在时光的单行线中走过希望与失望共存、憧憬与悔恨同生的独一无二的人生。有人说人不会因为做了什么而后悔，反倒是因为没做什么而悔恨。因为胆怯而错过表白，因为犹豫而错过时机，但是阳光照耀的地方一般都有阴影相随，生命的厚重和真实本就是伴随遗憾而长存，顺利和一帆风顺往往难以在心中留下持久的记忆，而错过总是会时常敲打内心的灵魂。我不知道翠翠是否能等到傩送？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在时间的单行线中，我们只能在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最终反推过往，概率永远都是百分之百。我们的翠翠最终又变成谁了呢？当初那么年轻貌美的少女，皮肤吹弹可破，笑容永远挂在嘴角，还有那么好看的小酒窝，是变成在下班之后仍然忙着辅导小孩，然后再洗衣服的职场家庭主妇？还是仍然那么年轻，但是再也不曾见过永远留在记忆深处的回忆？还是仍然被宠成公主的小女生，虽年华老去，唯爱永恒？我不知道是否你也想过另一种情形？是否你也想过另一种生活？生活不易，没有谁的日子永远风顺水顺。但是，如果当年的翠翠仍然还在身边，我们能否永远保持初见的那个午后，五彩的蝴蝶在彩虹间飞舞的心境。人生若只如初见，该多好。但是人生总有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风花雪月，我们也需要活着。除

了感情的刻骨铭心，生活的丰富多彩也让人魂牵梦绕。我们只能活成自己，不可能活成别人，我们也只能活成自己，才可能体会真正的人间。总有美好让人不断奋进，总有期待就在前方，总有相遇历历在目，总有离别痛彻心扉。多年以后，你能否再如当初？

生活总在变与不变中前行，不暂停也不快进，不急不缓的时间永远那么悠长。但是我们该有多少时间的截面留在无法抹去的脑海中？我们有多少无法忘怀的时刻雕刻在永恒的灵魂圣殿上？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牵手，第一次表白，结婚的日子，生小孩的日子，一起经历人生第一次的日子，甚至每一个花开花落雨后牵手散步呼吸新鲜尘土气息的日子，从草长莺飞到秋风萧瑟，从春色满园到大雪纷飞，不期待每一天都如初见，但有你在身旁的日子，才是美好的日子。

或许生命里也不只有一个“翠翠”，从一而终，初恋、恋爱、结婚、生子、共同成长、一起老去，这是最美好的人生，但也并不是所有美好都如此。社会的运作就是因为个体的不同，社会的包容和多元化才可能让人世间更加美好。生态系统的持续成长一定离不开复杂而多元的生态链条，不只有一个“翠翠”的人生其实也并不一定是糟糕的人生。起码我们更加学会了珍惜，起码我们更加成熟。但是千万不要做若即若离的感情“海王”，一定要懂得，放手也是一种爱的表现，一定要懂得不能相濡以沫，那么相忘于江湖也是一种别样的风流。珍惜眼前人，珍重当下，或许才能真正体会生活的真谛。

翠翠不只是一个“人名”，不只是一段感情，不只是爱里着迷。

当失业降临，当长辈老去，当朋友反目，当郁郁寡欢，其实我们需要柔情进行守护，接受不可改变的，改变可以变化的，顺应自然和社会的规则，该哭则哭，该反省就反省，但是之后，我们还需要重拾梦想，继续努力奋斗。生命不仅仅只有“洞房花烛夜”，也不仅仅只有“金榜题名时”，还有各种平凡又平淡的时光等着我们，一定也有各种苦难，各种惆怅等着我们，在“一日看尽长安花”后，可能“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时，大脑中的“翠翠”就可以跑出来了，就开始抚平你内心的动荡，让其重新憧憬生活的美好。

我愿把“翠翠”比喻成心中的美好，不仅仅当你经历的时候感受到幸福，更重要的是这种幸福如同种子，在你的心中扎根发芽，让你对人生充满期待，

让你对生命满怀美好，当生活的不顺和无可避免的痛苦袭来之时，这一颗颗“美好”长成的参天大树就开始给予你生活的希望，让你继续朝着梦想前进。她走过鲜花盛开的田埂，走过树叶茂密的森林，走过硕果累累的果园，走过天寒地冻的雪原，走过阳光铺满的沙滩，走过路灯照耀的街道，但是她还没有见过沙漠黄沙飞舞，还没见过草原奔放辽阔，还没见过极光五彩缤纷。我想，日子还会如此不急不缓，在最美好的年纪在最美好的岁月在最美好的情境在最美好的心动中，我们一起去看看。

(作品选送单位：武汉大学图书馆)



鲍佳琪 《我的同学系列之二》

沈从文与康德的道德律

◎邱 源

1933年，19岁的张充和参加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在北京的婚礼，她拿出康德德文原文的英文翻译，请“乡下人”沈从文阐述其中的哲理：“There are two kinds of things, the more we think them repeatedly, the more they infuse people's hearts with constant renovations, boundless admiration, and awe —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英语是沈从文的短板，他恭请这位民国才女先翻译一下。张充和翻译道：“世界上有两种东西，越是反复思量着它们，它们就越是不断地在我的心头注入美妙的东西，使我无限地赞美和敬畏——那就是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沈从文思忖良久，疑问道：“星空是无拘无束的，道德是无怨无艾的，何需法则？……”他解释道：“慈让至善，善的道德之所以为善，非因他所履行某种法则或举得某种功效，也非因他的内容达成某种预定目的。好比一块天然宝石，不需要加工，无论何时总保持其自身的光辉。”他建议张充和查查康德的原文，是否真的是“道德法则”。

张充和似信非信，查了一下康德原著，果然是“Moralische Selbstdisziplin”（道德自律）而非“Moralisches Gesetz”（道德法则）——是英文翻译德文时出了错。康德哲学里的“道德法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惧怕某种制约而派生的“假言命令”。而“道德自律”，是被内心道德自由支配的“无上命令”。繁星密布的苍穹代表不受人力约束的自由空间，康德将其与人内心的道德并列，说明康德这里讲的不应该是制约性的道德或目的性的法则。沈从文没有读过康德的原作，却直觉出翻译的错误，这让张充和十分吃惊，她说：“天呐，你与康德心有灵犀。”

是的，沈从文在自己的作品中已经试图将道德自律与自然之美融为一体。在《边城》里，他不仅为我们展示出湘西特有的自然风光，还为我们塑造一个

个内心如冰雕玉琢般的人物。翠翠、天保、姥爷、傩送……每一个人都是自然天成的，他们的心灵纯洁得如同边陲风光，不带稍稍做作。人们之间和谐共处，即使面对爱情冲突，也能以诗画般的意境将其融化。他们采用唱山歌的方式浪漫竞争，让美丽的姑娘翠翠自主挑选情人。当哥哥的天保知道翠翠真实情感后，虽然心灰意冷，却断然驾船远行去做生意，将爱让给弟弟傩送……在作者笔下，湘西乡民古朴健美淳厚朴实的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态，与茂林疏光、山水潋潋的边城景色相互映照，勾勒出色彩清新的风土人情画卷。这个画卷有时是裹卷着一种野性的情欲徐徐展开的：或以蝉鸣虫蠕的描写来投射翠翠内心的躁动和期待；或以月光下浓得化不开的水雾烘托翠翠爱情的深沉和朦胧。沈从文以细腻抒情文字，赞美主人公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探讨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下的爱情之美和源自内心自然流淌的自律之美。正如刘西渭说的：“一切准乎自然……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故作。”用康德的话，就是“道德无上律”。

康德的“道德无上律”，曾把整个德国卷入哲学的旋风中。在康德那里，坚持认为：“人类因为道德无上律的出现，可以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达到内在的自我命令的状态，获得内心的真正的自由。”但他最终未能在感性世界与内在世界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与康德同时代的物理学家借助望远镜对浩瀚璀璨星空的探索伸展了一定的自由度，但那个“无上命令”的道德律，其源流既没能在勒内笛卡尔的理性主义那里找到，也没能在法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义那里找到，最后被他丢失在“形而上的峡谷”中。在沈从文这里，自然之美与人们内心的道德之美也是分裂的。他的作品崇尚自然的力量，信仰生命的自律。但现实却反其道而行，不断毁坏他内心的美好，不断压抑他的创作动力。这种悲催在《长河》写作的心路历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长河》一书，沈从文原构想是部宏篇大作，然现存世的仅 11 万字。从《边城》这个自闭的桃花源世界，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世界，这都需要改变作者内心固着的律条。他计划写出 20 年战乱时期一些原本温婉、朴质、勤劳、慈让的乡民，在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后，灵魂被外力挤压，逐渐被穷困、麻木、懒惰所侵蚀的现状。他们最后失去了美丽的山水，也失去了纯真的灵魂。“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成为这本书

的呐喊之声。可实际上，“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作者只是将笔触停留在揭示这个民族的过去清朗处与对“新生活运动”的迷茫处，将“乡民们日常琐碎的生活和尚未完全扭曲的人性的温暖”留给了读者。这“人性的温暖”仍旧承袭了《边城》的余声，“采橘夕阳下，乘月晚回归”，感受橘子园主人家的小女儿“橘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室宜家”的纯真美好，使这本原以现实暴露品格的作品仍以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创作旨归。他就像一个不断折回自己童话世界的孩子，以此回避冲突时的痛苦，心理学家勒温将这种防御机制称之为“习得性退让”。

“习得性退让”是沈从文从道德自律走向道德约束的心理路径。随同沈从文一家流寓西南的张充和曾经非常感慨地询问过他：“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沈从文背着手站在窗前，遥望着星空说：“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漠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也就是说创造完美环境中完美的人性、构建一种悖乎道德法则的“自然人生形式”才是他的追求和理想。苏雪林曾说过他是在借文字的力量，把“原生荒蛮的血液注射到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正是这个意义上，生活在大都市的沈从文，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停留在“法则道德”的意义上，而将其作为湘西叙事中的自然美、道德美的反衬，或以对现实的一种批判性的关照而延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愿意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却不忍心把自己的乡民丢弃在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下或倒在乱世中。是的，沈从文至死也没有达成《边城》预定目的，在苦难异化面前，他悲悯地遵从了康德的“道德理性律”。

遗憾的是，沈从文的“道德无上律”“习得性退让律”“道德理性律”都没能彻底消除他的苦恼和焦虑。康德在哲学域没能找到的东西，沈从文在文学域也没能找到。也许人类文明的进程还没有达到他们心向往之的境地。在婚姻纠葛中，他离家出走，退避到远处继续给妻子写缠绵无尽的情书，几欲以死明志；在那场触及灵魂的飓风席卷而来时，有人“忏悔”，有人“投机”，有人“揭发”，有人“构陷”，就连一些名者也不得不说几句违心话。而他却沉默以对，没有出卖他人，也没有出卖自己，他不甘屈从地埋进《中国古代服饰》里，任由“风

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直至春和景明，万物复苏——他退守住了康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底律”。

沈从文的温良恭俭让与对真善美的追求，虽然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碰得头破血流，却赢得世人的推崇。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少儿童话世界的破灭过程却无可奈何，他恰好替我们堆砌了这一梦幻般的“希腊小庙”；也许我们每个人期许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真实地融合在一起，他恰好替我们先尝试了这一曲折过程，使我们更珍惜当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新型文明形态”（习近平，2021）。文坛巨匠沈从文是1988年去世的，古稀的张充和老太为其墓碑写了一幅撰联，联曰：“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写时，她并没有在联里刻意藏字“从文让人”，却鬼斧神工地嵌入了这位人文大家的名字，也嵌入了哲学大师康德的道德律——55年前的婚礼论道，似怎样一道刀痕划进她和众生的心坎里啊！

（作品选送单位：淮南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羽璇 《那女孩》

一脉湘江贯古今

◎熊振君

潇潇风雨过，滚滚百廿来。少女的虎耳草高高地扎根在半山腰的悬崖罅隙间，小寨主的棠棣花静静地沉睡在月光铺就的石床上。茶峒的歌声隐匿在山水翠竹间经久不散，听涛山下的沱江边长眠着一位星斗赤子。

怎么能不怀念沈从文呢？当嗅到芷草淡远的香气时，当听到山歌高声飘扬时，苗族山寨的风土人情依然淳朴，湘西凤凰的旅客行人多如繁星。一条淙淙汨汨的湘江水，流过钟灵毓秀的中原大地，流过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吸纳着千秋百代的岁月光阴，见证着文明种族的兴衰起落。而当耳边响起湘江的潺潺水声时，无数人的思绪依然会被牵引至那个方隅之地，眼前依然会重现那位撑渡船的老人、静静等待“明天”到来的女孩。百廿来，边城还是沈从文的边城，山河风月还是沈从文笔下的霜雪。

言由心生，文如其人。沈从文先生的文章，跳出传统规矩的创作框架，超越千篇一律的模板影子，在极致的自由和个性的审美下，创造出一派崭新的文学形式。文字的清丽、意境的清幽、人物的清爽、主旨的清醒，使文章既充盈着田园牧歌式的浓郁诗画情调，又折射出暗流涌动的沉重悲哀色彩。

沈从文先生的笔墨，指向神化的乡村和魔化的城镇。以“边城”为代表的偏远小镇，民风淳朴、山明水秀。不论是人、物或是景，都如山间藤条般充满着旺盛的、野蛮的、原始的生命力。沈从文先生将乡村建造成为理想社会的范本，一切纯真的人性、至善的道德、真实的生存样貌，都在这里有迹可循。文章所希望表现出来的意图，与其说“主旨”，不如说“主境”。淡化人物与情节，浓墨重彩地勾勒山水田园风貌，是沈先生作品的一大特色。高度概念化的文章，不追求写实，却力求在绚烂的辞藻和梦幻的意境中，为国民千疮百孔的心打造一方庇护之地。文章表现出来的“一种优美的、健康的、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站在了物化人生观的对立面，极力追求对生命本真价值的回归。

什么是生命的本真价值？——美与善。当被问到为什么要写作时，沈从文先生说“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和智慧”。以“自然是最高德性”为写作基准，沈从文从不以读书人的标准去定义人性，强制的教化和虚假的道德在他看来，只是将文学变成了阶级的工具和洗脑的用品。相反，在他的笔下，人物以自然生长的姿态独立地去面对人世间的悲与喜、苦与乐、罪与罚。他们有人性的弱点，有被现代文明所批判的恶习，但他们不受作者本人主观情绪和价值导向的影响，在广阔的宇宙天地间，活出了最轻松、最自由、最纯粹的样子。

萧萧作为童养媳，和花狗发生暧昧关系最终也能得到宽恕；丈夫为了生存将妻子送到城里做船妓，依然能够得到妻子的理解和不离不弃。“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理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人心本就是复杂矛盾的，更遑论身处一个并不安稳的时代，处处受到压迫和剥削。但当绝大多数文学家将破旧立新视为挽救国民素质的药方，企图用尖锐的文风刺痛人民麻木的心灵时，却少有人如沈从文先生一般，看惯了刀光剑影和鼓角争鸣，依然钟情于艄公的号子和船上的白帆，选择用一种温和、温柔、温暖的方式，浸入读者的灵魂深处。文章的诗意与温婉并非为了粉饰太平。在水深火热、浸透血泪的近代中国，沈从文绝非安于书斋、避于田园的隐士。他也曾在道德义愤、民族危亡的压力下被焦虑和冲动填满头脑，几乎快要成为像鲁迅一样的文坛斗士。但他最终冷静了下来。因为他逐渐意识到，现阶段大规模的文学革命、政治革新，都是企图通过外来力量的渗入来涤荡本民族的一些顽固、封闭、落后的思想行为和发展模式。这种“向外求”的方式，不仅会引起本土文化强烈的排异反应，更容易陷入极端的境地，暴发历史虚无主义。沈从文在给《文艺季刊》编辑李寒谷的信中写道，“近来写文章的人太多了，要来要去，还是程咬金三板斧，在这些差不多的文章中，不是写农村破产，就是写天灾人祸，俱差不多，所以我偏写中国人的美德。”沈从文以“反求诸己”的方式立足于中国几千年来由时间和历史酿造出的传统美德，以“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为行文主线，用古朴简峭的文字激活着本土文化深藏的生命力，耕耘于灵魂的荒野，驰骋于权力的疆场。他走出了一条文

化独立、精神自愈、“向内探”、“向里求”的文明革新道路。

当平静、缓慢的生活节奏被近代科技安装上加速的齿轮，波澜不惊的湖面被掷下一粒石子，贪欲自私的布袋被撕开一道口子，名为“进步”的惊涛骇浪将传统美德的贝壳拍打至岸边，沈从文就在这样一片浊清交集的水气泱泱中，氤氲出返璞归真的桃源仙境。

在世之时，沈从文先生清丽隽永的文字，为“左翼作家”所不容。猛烈的抨击给他扣上了“桃红色”的帽子，甚至被斥为“反动文艺”的代表，如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误读与批判，逼迫着沈从文走上一条寂寞孤独的道路。他也曾“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却仍“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实充作战雄心”。身处乱世，文人手握笔杆针砭时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无法停止对时代的关照与洞察。他依然坚定地向前走着，哪怕无人相伴，哪怕这条路上荆棘丛生。

张兆和先生在晚年扶病编辑沈从文的文稿时，不无沉痛地表示，世人对沈从文先生的发掘和理解太晚了。诚然，没能在有生之年获得认可，确实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但“古来圣贤皆寂寞”，寂寞不外乎是一种伟大的境界，寂寞造就了沈从文贯古通今的广阔视野，使得沈从文能够跳脱出时代的困境，站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高山之巅眺望文坛争锋，冷静地理清自己的创作风格和历史使命。从这一角度来说，寂寞也成就了沈从文。

一篇文章，能够超越时代局限吸引人细细品读，必定是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一个人，能够跨越百廿仍被铭记心中，必定是有着令人神往的人格魅力。沈从文是那个时代的遗世明珠，却是之后每一个时代的精神丰碑。

怎么能不怀念沈从文呢？湘江水依旧在滔滔北去，江畔的明月依旧照耀着代代过客。时过境迁，我们对沈从文先生的缅怀和纪念从未褪色，也必将随着时间的积淀越发厚重深沉。

(作品选送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

阅读之美——沈从文书籍阅读小记

◎刘建平

一、村寨爱情之美

阅读《边城》，书中茶峒的渡船、河道、河岸独特迷人的风景和纯朴真诚的居民，构成一幅幅独特的湘西水岸山村的图卷，如山头黄鹿一样的翠翠，伴着爷爷在渡船上迎来送往，看着来往的各色渡船人，听着有趣的远近故事，心头泛起纯真朴实的少女之爱。但这份爱还没有开始，就遇到风雨，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养育翠翠长大的爷爷走了，渡船不见了，屋后的白塔倒塌了。翠翠独自守着渡船，日复一日期待心爱之人的归来。年少初读，迷恋书中风景与爱情，风景是山溪河流绕着青翠蜿蜒的山峦，和行走其间美好而善良的人物；爱情是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与翠翠之间的纯真情愫。

二、服饰文化之美

大学的专业是纺织工程，90年代末开始关注纺织文化、纺织史研究，有幸看到沈从文先生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一次看到图文并茂专业书籍，沉浸于书中图片展示的服饰的美好精致。全书以时间（朝代）为轴线，根据不同朝代的支撑史料，每个朝代展现多个主题分支，全书共有一百七十四个主题。每一主题用一个主图，多个插图及相关研究表述组成。系统立体完整呈现了中国古代服饰的造型、结构、纹样、工艺变化与发展。读图阅文，赞叹先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感怀工匠、织女、画家的才能和智慧，藉着玉人、玉佩、青铜器、漆器、陶器、壁画、国画、木雕等物件，向后人展示曾经的社会文化和工艺水平。中学、大学时期阅读的历史、地理、朝代、地域、古文诗赋，常常与书籍所示的大量具像图片交相辉映，其美妙之感难以言表。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女史箴图》《文姬归汉图》《女韩熙载夜宴图》等

章节令我揣摩再三，百读不厌。插图二〇发式示意 4《女史箴图》宫女双鬟、插图二二双丫鬟 1 东晋《女史箴图》穀弩人、插图六九纱冠 8《女史箴图》輿夫汉式纱冠，图三六晋龙巾、大袖兴夫和八辘兴的贵族（传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局部），图三七晋簪金雀钗、上襦、长裙奴婢和大袖长衣贵族妇女（传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临镜化妆部分），前两张图是插图绘画，最后一张是大英博物馆的原画影印，人物服装神态生动自然，体现了画作之美、服饰之美、人物形态之美。遥想西晋文学家张华的《女史箴》和东晋画家、诗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浴者振衣，沐着弹冠，人知正服，莫知形”，张华用文学辞赋劝说倡导帝妃贵族妇女们，通过日常起居培养其道德品格和个人情操。顾恺之在画作及绘画理论方面具有极高的成就，《女史箴图》画卷是顾恺之根据张华《女史箴》一文的插画，被称为画痴、文痴的顾恺之，望文生图是他的独门绝技，且其图精于形神兼备、衣着纹路的精妙表达。据传顾恺之所作的《女史箴图》故事叙述前后呼应、行云流水，画作之线条变化如春蚕吐丝，画面之空间如春云浮空。文章的美好与画作的美好交相辉映，真是美不胜收。收起思绪，回看书中的图示，更增添了对服饰之美的认识和对文化之美的感叹！仔细阅读三五史箴图临镜部分文字，沈从文先生在此比较了不同时期出土文物、文献记载、画作呈现的镜台，通过研究比对，提出从画作中的人物衣着、发式、器物及出土文物相互考证，可便于正确判断分析古代画作的时间、作者，体现了作者在研究中对服饰艺术之美和考证科学之真的探寻和追求。这种追求使读书的人透过文字和插图，体验了本书服饰美好之上的严谨研究之美。

插图七七唯帽 5《胡笳十八拍图》中戴唯帽的蔡文姬、插图一二五陈居中《文姬归汉图》辞行部分、图一三八明人摹宋绘《胡笳十八拍图》、插图一二九明人摹宋《文姬归汉图》归家部分。在多个历史、文学书籍、戏剧、书画中领略了不同版本和表现形式的文姬归汉，《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在离开胡地归家途中，百感交集，赋词作曲自弹吟唱的流传千古的作品。阅读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着眼前的图画，辞行、归家图上辨别胡人服饰、汉人服饰的特点，再仔细阅读书中的文字阐述，百感交集，服饰之美都潜藏在人物的故事中！而所有人物的故事都淹没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潮流中。

图一〇七五代著唐式幞头、圆领长衫、乌皮靴文人和侍从（传南唐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宴乐部分 荣宝斋木版水印本)、图一〇七五代 戴高装巾子、练鞋、交领便服、团花长衫、腰袱、侍女、歌妓(传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休息部分 荣宝斋木版水印本),插图一〇二拱手示敬 1 《韩熙载夜宴图》中僧人拱手示敬。以上示图对应文字为:因为席面的注子和注碗成套使用,是典型宋式;若从座中男子服色判断,宋初江南投降以后不久的作品等,“拱手示敬”是两宋的制度,在所有宋墓壁画及辽金壁画中均有明确反映。一幅画作,服饰、餐酒具、家具、人物形态、身体语言都展示了时代特征,基于此留给后人丰富的技术与文化信息。《韩熙载夜宴图》是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品,现存宋摹本,绢本设色,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韩熙载夜宴图》在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全画动静穿插,工整精巧,重彩协调,线条流畅圆润,服饰勾画细致洒脱,人物的表情、姿态生动传神。《韩熙载夜宴图》呈现的是歌舞升平、喝酒聊天的欢快场面,但画作的主角之面容神态,不是恣意快乐,却是双眉略皱,似听乐而有所思所感。韩熙载生于乱世,学问精湛,辞气亮直,后期在官场审时度势,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绘作的形成有多个传说。韩熙载胸有雄才大略,在乱世无用武之地。撰诗写文抒写志向和情怀,《全唐诗》《全唐文》收有其诸多作品。“哀吾生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来自北宋全才艺术巨匠苏轼之千古名篇《赤壁赋》,苏轼少年成名,得到多位文人名士的赏识与提携,但其人生之极其坎坷,多次被朝廷贬职流放,苏轼极高的文学修养与豪放的爽朗个性给了他淡然面对困难的勇气。留给董传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也是写给自己的。

三、文化交融之美

约 2000 年,偶遇《张家旧事》,读到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及他们的爱情,读到张家姐妹的童年趣事和诗意人生,重新寻找沈从文的著作阅读,拿出《边城》,找到电影,美丽的角色、朴实的爱情,终究没有逃过命运的宿命,小说开头活泼快乐的翠翠在结尾处成渡船望归的沉默少语的少女,如同宋词中“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这与小说结尾的翠翠其实是相似的。接着是认真研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沈先生书中图例的指引下,重点学习了绘画作品中的服饰。书中的示例图片,无论是古代画作,还是

本书编著绘作，都十分细致精美，看这些图片触动视觉，传达着色彩、造型、工艺之美，当以上美的传达与人物故事（服饰穿着者的故事，图画的故事、画家的故事等）水乳交融，书中图文诠释了器物之美、文化之美的互为表达，其美难以言喻，直达人心，令人流连忘返。反复观看体会故事的年代、人物的心情、衣裙的花纹、饰品的造型，随着个人阅历的变化、学识的增长，观看的体会和认识亦随之变化和推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反之亦然。我理解的读和行是认知、思辨和实践的相互作用和促进。若没有以上的相互促进，纵然读万卷书，也会应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道理。

(作品选送单位：东华大学图书馆)



徐芃君 《叶浅予和德加的对话》

不深不浅种荷花

◎瞿蓉娟

在我看来，与其说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倒不如说他是优秀的“种花家”来得贴切。

初次接触到沈老的文章，是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必读课文”一栏里的《边城》，当时的我们自诩看不懂这些“文人墨客”的风骚韵味，读不来大千历史的厚重，反倒热衷于轻松易懂的言情小说。所以当时老师要求读此篇章时我选择了看电影来代替看文字，虽然大致懂了故事的所以然，但心里却始终没有留下点波澜。若非此次再读沈从文，我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文字的温润细腻之下蓬勃的张力，那绝对是一种震颤人心的力量，刚柔并济，是我再读沈从文后的第一感想。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不深不浅”来具象沈老的文笔风格恰到好处，不是“仙风道骨”、居高临下的文章才能尽显作者的优越，反而“长在地上”接地气的文章才是读者所爱，比起只会端着架子教化人的“圣贤书”，读者更需要的是能冷静又动情地平视活在泥土中的人们所经历的苦难、悲哀以及那天地之间活出的一点小小的喜悦的“旁观者”。也正是沈老这种不平庸也不激进的文字，让故事在读者心里开出了温润的“荷花”。

无论是长篇故事，还是精悍的短句，沈老都能化文字如细水，缱绻在读者心上，温柔且绵长。他不写懦弱，写“这世上有人不了解海，不知爱海，也有人了解海，不敢爱海”；不写爱意，写“听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他写茶峒青山抱绿水，绿水载人情，写月亮的阴晴圆缺，也写他们的悲欢离合。看了《边城》，我也不只欢喜于翠翠与那“悖时砍脑壳的”年青人互通心意，不只愤怒于顺顺一家误会这家撑渡船的，不只悲伤于雨夜撑了一辈子渡船的祖父将躺在土地里喂蛆，不只感动于可怜的翠翠苦苦等待那甘愿为她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的傩送，一切的情绪，也同样被沈老所描绘的这个充满温情与不幸的世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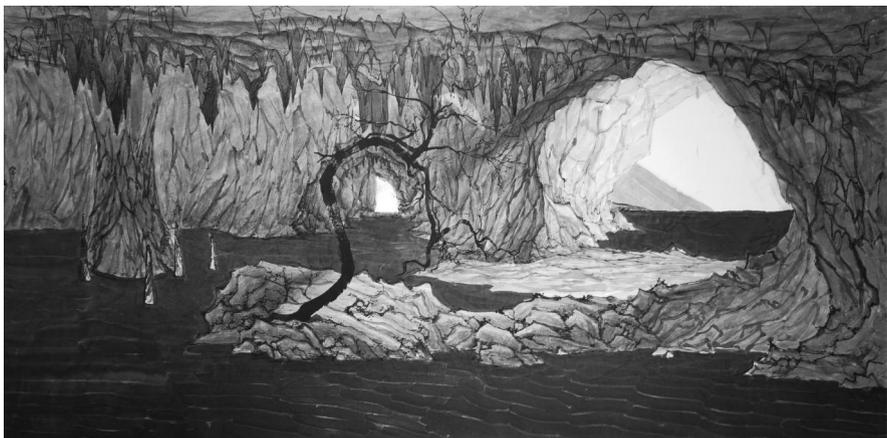
牵动，倒显得我也是这书中世界里的人了。

既然无法亲身到达并体会那个书中世界，那就让我的思想从快节奏的“高楼大厦”的生活里解脱出来，在茶峒的河上乘一次翠翠拉的船，同她摘一把肥嫩的虎耳草，不去想着要快点到达，要赶紧办事，只想着要到镇上哪家去蹭点烧酒来喝。

沈从文先生写文章注重平淡自然不失真，在慢节奏中也不乏力量，故而有了猛虎嗅蔷薇的落差美，其实对待人生又何尝不需要有“不深不浅”的态度呢？走得太快，容易忘了为何出发，走得太慢，容易自封与贪懒，只有从容而坚定地走，才能走得更远。等等，不是命运的交响，而是时间的馈赠，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稍慢下来也许能让我们自省，所以诗人们才说，满船清梦压星河，偷捧时间煮酒喝。

沈从文先生在写书也在育人，他说，不深不浅，才能修心如莲，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初心。也在你的心上种一朵荷花吧，毕竟，人生海海，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作品选送单位：昆明文理学院图书馆)



蔡昊轩 《窠》

对立在左，皈依在右——浅谈沈从文的二元文明与精神历程

◎余俊焯

本文意在以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文明之间的对立与皈依为引，深层次地探讨沈从文的精神历程中的对立与皈依，将作品中的二元文明对立和精神历程联系起来理解，以此展示沈从文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品格与独特价值。

在笔者看来，沈从文的作品能够感动人的根本力量，乃是融入其中的作者的精神境界，和其所带来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沈从文在偏僻的湘西与现代都市、前现代与现代、边缘与中心的强烈对比中，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质疑，因而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形成了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两相对照，在这种对照里他寻觅到了两种文明深层意义上的共通之处，找到了精神境界的皈依之道，实现了精神个体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的过程。

在当今时代，我们更深更全面地卷入现代性中，现代的弊病也更加深重，从对立与皈依的角度探求沈从文小说的独特价值，不仅仅进一步理解沈从文的小说所具有和赋予的意义，更是在探究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与我们存在的终极问题。本文在总体上分为三章，对立的探寻，对立的解构与超越和精神历程的皈依。

对立的探寻

从时间维度来说，在现代性内部，有两套价值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即社会现代性也称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观念的对立。这两套价值观的对立对应于两种时间观念的对立：一种是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间；一种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是自我展开所创造的时间。相对于社会现代性理性化的、不断追新的、均质化的时间观

念，审美现代性直觉的、体验的、想象的时间，更加切合人的生命需要，被认为是“本源性”的时间，也是诗性的时间。沈从文文学世界中揭示的诗性生存，在时间形态上就是这样一种诗性的时间。而从空间角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与现代理性化的、冷冰冰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诗性空间，这个文学地理空间集神性、诗意与丰富的人性于一体，成为现代人精神的原乡。首先，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取景视角和少数民族文化立场发现了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风景。“湘西”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具有蛮荒原始的特征；另一方面具有自在天然的特点。其次，湘西诗性空间的建构还与沈从文对湘西的人文地理风景描写有关系。沈从文不顾自己的作品“常常不免成为一种罪恶的标志”，记录了湘西世界原始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民情风俗，对巫鬼文化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在普遍无神的时代发现了一个含魅的神性空间。同时，沈从文还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将在时间里积累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永恒的空间景观来描述，使这一空间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而使其产生归属感。而从主体维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诗性主体是一个美学上的新概念，诗性主体以审美作为自己的核心结构，具有精神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独立性。诗性主体的提出，其实是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社会，人如何生存、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沈从文所塑造的诗性主体是“乡下人”，“乡下人”其实是维柯所指意义上的“诗人”，拥有健全的生命本能、本真的存在方式与审美的人生态度。

沈从文以诗性存在为参照对异化的现代文明所进行的批判与重建。随着现代社会的去魅，人的存在失去了神性维度，没有了最高价值与意义；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人的感性存在被一再压扣，本能、情感、欲望被视为不合理的东西，异化与自我异化日益加剧。沈从文要用新的经典重造社会，对现代文明进行彻底批判的同时又进行积极地建构。用诗性存在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病，重建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是人将心灵与身体对立，身体以及各种本能需要备受压抑的结果。沈从文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为身体的出场、生命的完整摇旗呐喊，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身体本体论命题。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工具理性导致的利己主义后果，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交易关系。针对这种异化关系，沈从文提倡美与爱的

宗教，用爱的情感与美的原则来纠正理性的偏枯、冷漠与算计，使异化的世界重新变成属人的诗性世界。人与世界关系的异化，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由属于关系变成了盘剥利用关系，人的存在失去了归属，继而失去了神性维度。对此，沈从文构建了一个让个体审美沉醉的诗性世界，人重新与自然和解，并与之合而为一。

对立的解构与超越

一般认为，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存在着一个个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以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之间的对立为基础，伴随着一个个相对应的概念，如强壮与虚弱，健康与病态，自然与扭曲等等，前者对应着湘西文明，后者对应现代文明。在我们之前的论述中，已经提到，沈从文的文化立场并不是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改变。事实上，在情感层面上沈从文固然与湘西生出更多的亲切和认同，但在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和对立中，他努力探求过两种文明沟通、对话、和谐相处的方式，在自身文化身份定位方面，也有过从湘西到现代转移。这种在两种文化的交界或者说边缘地带的处境，事实上也就使沈从文既回不去湘西，也不可能真正融入现代文明之中。沈从文在前一阶段的失望和迷惘中，悟到了两种文明的二元对立并不是它们唯一的共存方式。沈从文以他自己的方式，实现了对二元对立的超越，这一点可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找到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

沈从文对待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沈从文的文化立场，也有一个从“乡下人”到“现代人”逐渐转变的过程。沈从文最终落脚于两种文明的边缘地带，事实上沈从文既不是典型的现代人，也不是纯粹的湘西文明的代言人。沈从文作品中的空白与罅隙，期待着解读和填补，而一些经典作品如《边城》在精神内涵上巨大的阐释空间和召唤力量，根本上源自沈从文在精神境界上所实现的高度。

沈从文少年离家北上，从此告别乡下生活，走向了都市，使沈从文的精神世界有两个侧面，一是基于少年生活经验的“湘西沈从文”，一是具有现代文明的启蒙理性的“现代沈从文”。这两个彼此冲突的侧面在沈从文精神世界里共存，是“解构”的条件。

现代文明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成果，启蒙和理性的力量把沈从文召唤到北京，然而“湘西沈从文”看到了现代文明发展成果背后的另一层：人性的屏弱、压抑与病态。在这一视角下，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意义杳然。另一方面，沈从文对湘西题材的写作，则是从现代理性主体出发对湘西生存状态的审视。在“湘西沈从文”看来，湘西生活经验洋溢着亲切的温情。但是“现代沈从文”则体会到湘西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集中体现在精神内核上的疏离。沈从文期待着重温熟悉和亲切的少年感，从而转向湘西世界，最终触及了深层的颠沛与落寞寂寥，这使湘西世界的表层魅力土崩瓦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深层逻辑对表层逻辑的意义和合理性构成了威胁，解构就此发生。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所施加的双重解构，是内在精神世界里彼此冲突的两个侧面不断交流对话的结果。

沈从文在湘西立场和现代立场之间矛盾、迷茫的心路历程，细微地投射到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从沈从文不同时期对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处理方式、小说人物和作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同作品间的内在联系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发展线路。对沈从文精神历程的勾勒与描述，就建立在对沈从文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小说文本的细读之上。由此我们将对沈从文的精神发展历程有更具体和细微的认识，也能够为理解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沈从文早期写作的灵感来源于精神历程上的“前解构”阶段，而这个“前解构”阶段一直延伸到1927年所发表的《山鬼》。在《山鬼》中所展现出的沈从文的精神历程表明，沈从文已经察觉其与湘西文明之间的那种异质性，也就是他所具有的现代的知识与理性。与此同时，《山鬼》体现了沈从文开始对湘西文明有了一定的理性反观，而不是早期那种单纯的感情依赖。从《山鬼》到《三三》，是沈从文对湘西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解构的阶段。对现代文明解构，重点在于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视角逐渐向内转。对湘西文明的解构则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湘西文明侧重于粗犷的“力”的解构，其二是对侧重于秀丽的“美”的解构。通过对这两方面的解构，沈从文指出了湘西文明中精神主体和生命主体“失落”的事实，在萧萧和三三的故事中亦流露出，当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均被解构，却又无法提供慰藉时，沈从文内心的失落和迷惘。

精神历程的皈依

在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被逐步解构，沈从文的精神历程逐步到达皈依的境界。《边城》标志着沈从文对落寞和寂寥的超越，以及精神历程中的内在皈依的状态。沈从文在解构了现代文明和湘西文明之后，使其从二元对立转向归真的境界，寻觅到了两种文明深层意义上的共通之处。以翠翠的成长过程及翠翠和祖父之间的关系为象征，沈从文以细腻的手法，通过翠翠从“自在”状态到“自为”状态的转变，呈现了个体从对环境的依赖中走出来，从而实现了精神个体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的过程。

沈从文在《边城》中展现了湘西牧歌的魅力，也将自我的精神主体和《边城》融为一体。沈从文在两种文明的结构历程中最终皈依，实现了安然与寂定。《边城》固然纯然的湘西文明背景，相对于先前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对话，带有一定保守和旧时光的色彩。然而，《边城》中纯粹的湘西文明背景，与其早期作品中两种文明彼此隔绝的状态，虽然类似，却有质的区别。相对于早期两种文明彼此冲突的紧张关系，《边城》所展现的是冲突之后所带来的宁静和皈依，这种宁静和皈依也反映了沈从文的精神历程。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立于此时的沈从文来说，已经不足以对其宁静的内心产生波澜。当沈从文对两种文明做出了筌路蓝缕的求索之后，这两种文明在沈从文的精神世界里，从一开始的二元对立，再到解构，最终达到归真的境界和皈依的状态。正是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交中，沈从文上下求索，苦苦思索，最终找到了使两者从内源上划归的途径，使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转变成成为精神世界的养分，实现了对精神世界的慰藉。这便是沈从文的精神历程的写照，一路走来在落寞寂寥坎坷之间上下求索，由此两相解构再到在解构之后的迷茫与困惑中，最终落下帷幕，实现了内在的安然寂定的皈依状态。

我们在前文中以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和“现代世界”的文明之间的对立与皈依为引，深层次地探讨沈从文的精神历程中的对立与皈依，将作品中的二元文明对立和精神历程联系起来理解，深度挖掘了沈从文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品格与独特价值。沈从文借前现代偏僻的湘西一隅，探索生命的存在形式和精神历程的栖息之所。其实皈依的存在具备的是一种反社会现代性的现代性品

质，是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内部两极张力中审美现代性一极对社会现代性一极的反抗与修正。它要求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科技文明不断进步、革新，社会不断秩序化、规范化的同时，不把生命存在的维度统摄到这个社会现代性发展模式，而是要给生命存在留下自己的独特领域，使生命富于意义、价值、独特性。因此，一方面，沈从文选择了现代性程度还不高，社会现代性模式还没有对生命个体规约化的“湘西”一隅；另一方面，则通过现代化都市中的上流人物也即现代人物揭示生命被社会现代性模式所宰制后诗性缺失的病态与丑陋。

近年来，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究不可不谓之硕果累累。沈从文所提供的人性理想带给执着于现代化的人们的启迪，对于小说抒情性与诗性的经营，乃至沈从文的精神气质与老庄和巫楚文化之间遥远的呼应，都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和论证。这些研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向度的、具有深邃的阐释空间的沈从文。乍看之下似乎关于沈从文的话已呈现“说完”的趋势，然而沈从文的作品带来的感动似乎并不能够被如上这些研究所完全囊括。

在众多对沈从文的研究成果之中，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从“对立和皈依”的角度切入，对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加以分析和说明，难逃过度阐释的嫌疑。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论述的“沈从文”，究竟是我的体验和想象的一部分，还是那个唯一的、历史真实的执笔人，便值得商榷和讨论。然而这个问题终究是无解的。这一番与沈从文的靠近，于我同样是一种抵达自我的情感体验。这一篇基于直接阅读体验的论文，最经得起拷问的意义也就落脚在这里。而其他方面，如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论证过程的完备性等方面，我诚惶诚恐不敢妄言，我唯一能够保证的只有真诚——而这也许是靠近一个没有多少教育背景、只是真诚地书写的作家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可取的途径。

对沈从文的二元文明和精神历程的梳理至此暂告一段落，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如果说，《边城》中呈现出来的安然寂定是沈从文前一阶段在两种文明之间游移徘徊的状态的升华的话，当这种安然寂定的状态也被打破——以翠翠为譬，即如果白塔再次坍塌、渡船再次被冲毁，二老没有回来而翠翠再也不能够撑船的话——人们应怎样应对？建国后沈从文所经历的打击的确严重到了这个程度，甚至过之而无不及。但那之后沈从文并没有再从事文学

创作，我们从他的文物研究、现有的文字记录中无法准确揣测出他的心理活动，但他毕竟是采取了一种常人难以做到的、最大可能性地“不辜负日头”的方式，走过了人生的后半段，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与来自湘西老祖父的教诲自然有密切的关联。而因为自己的作家身份而遭受这般苦难，恐怕也是当年渴望融入都市却不得的青年沈从文难以预料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沈从文在经历这一系列巨大打击之前不曾有过从失望、迷惘到清醒、坚定的心路历程，没有实现过内在的皈依与慰藉的话，他将凭何来消化这些命运强加的野蛮而不公的待遇？又从何汲取重振旗鼓、在新的领域里默然踽踽前行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皈依”对于沈从文并不是结束，而是新一轮征程的开始。

而正如本文伊始提及的那样，沈从文的作品能够感动人的根本力量，乃是在于融入其中的作者的精神境界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对于绝大多数尚未实现内在皈依的人而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边城》，在这个侧面上具有我们之前没有足够重视的意义。当我们以这个视角理解沈从文和他的创作以后，也意味着我们与沈从文的对话从此多了一个角度。在这个意义上，拙文更是抛砖引玉之作。笔者无法跳出一己经验的园囿，论述中含混、感性甚至专断的部分，难免与事实有偏离和扭曲处。笔者期待在这个话题下的一切批评与讨论。

对沈从文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到“说完”的那一刻。愿我们在阅读中不断抵达作者，文本和自我。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涣散的时代里，愿我们也能如沈从文一样，能够终于证见内在皈依的宁静之力。到那时，我们定能与沈从文有更多对话的可能。

(作品选送单位：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

被凝视的湘西社会

◎叶 桐

时代从不为某个人停下它前进的步伐，但个人却能将其精神书写于记载之中，如墓志铭般记录自己人生百态。数千年来，中国静谧祥和的面纱覆盖于面庞之上，描绘了男耕女织的乡土中国。但现代化的进程随着机车的轰鸣缓缓驶来，改变了原有的祥和图景。在此情境下，许多伟大的作家做出了不同的表达，有平地惊雷、大声呐喊的鲁迅，有狂飙高歌、天狗噬日的郭沫若，有朦胧美好、心有猛虎的徐志摩。他们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捕捉时代、缔造时代、引领时代。而沈从文的作品是大不相同的，其笔下的乡土，犹如对逝去的田园牧歌的惋惜。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对现代社会始终保持防范、孤高、离群索居的态度。一种莫名焦躁的割裂感与矛盾感充斥在了这个“乡下人”的心里，其笔下的湘西社会也因此应运而生。

湘西社会的故事极其复杂，同时又饱含光怪陆离、怪诞离奇的韵味。它展现了一幅幅形态各异的图景：吊脚楼妓女的爱恨情仇，城市女子的虚伪浮夸，湘西山民的粗茶淡饭，牢狱生活的地狱景象，新女性对于独立与自由的追求，一切都在祥和宁静的湘西社会下缓缓展开。

这种湘西社会展现的人性之纯粹，是经历现代性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如极度开放的性观念。它被还原为一种生物本能的释放，被认作是本性使然的举动，就如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而衬托这种纯真的是更为原始、纯粹、祥和的田园牧歌图景。沈从文对于湘西社会的描写，除了极少数的，含有人类痕迹的现代社会，更多的则是未曾被人类指染的自然。这种自然有一种不怒自威的伟力。它将一切，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事情，解读为人性之中的纯真。而这种纯真，也只有在被现代社会审视之下的湘西，在被汉文化冲击下的边城堡垒之中才得以留存。

湘西的一切美德就如同一具木乃伊，在其包裹与伪装被打开的一刻，原本

保存良好的纯真被空气瞬间腐蚀干净。或许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社会是悲惨的，因为它只有处于被现代性审视之下，却仍然保留原有传统的纯真时，才是最美好的。这种矛盾的状态使得“乡下人”沈从文陷入一种煎熬。这种浸透了哀伤的乡土本色，使得沈从文的作品有独特的韵味，就像在历史长河中忧伤踱步的孤寡老人，又有如山城老茶余味悠长。

沈从文笔下的伙夫会明，在经历了数次战争之后，即使其他同时期的无产者已摇身一变，变成了权贵，他也依然是一名伙夫，仍然保留了天真热忱，对于革命深信不疑。对爱慕女人的军汉，即便面对死亡，也依然想奋力一搏，保留最纯真的暗恋，甚至为此不惜绑架医生。湘西的一些商贩，仍然遵循着古训教诲，诚实做人，本分做事。而这些，只有一个深情的“乡下人”沈从文仍然记得铭记他们。

如果说《边城》中的人性纯真，是在湘西社会的宁静祥和下衬托得愈加美好，那么《长河》中的人性之纯真美好，则是以军阀官员的贪婪腐朽之下被反衬出的。当我们在为现代社会带来的便利而欢呼雀跃时，沈从文则用一种哀而不怨的情调质疑了人性的改变。

在我们对封建礼教狂追猛砍的今日，沈从文的文字仍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或许描述了一个贫穷，存有诸多不公的社会。但其居民在宁静祥和的牧歌图景之下，所含有的饱满精神与纯真本性，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缘何而来，从何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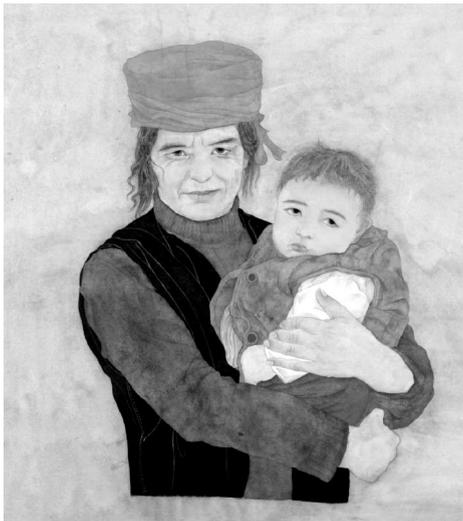
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雨后》《阿黑小史》《神巫之爱》中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男女在原始状态下无拘无束地恋爱，释放自己的本能，没有父权的凝视、礼教的压迫、皇帝的权力。这种本真的爱似乎蕴含了比现代爱情更多的含义。这些情感之中，似乎并不是单纯的符号交换，不是所谓门当户对的生意账本。但沈从文选择了将这样的爱展示出来。而乡土之中随变迁而发生的异化也不在少数，如《萧萧》之中描绘了童养媳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主角对于自己老板的女儿的暗恋，《柏子》主角中同性工作者的相处。这些经历无不在表明，性与爱从最初的人性中被剥离，被异化的过程。它们就如同封建制度和现代性的疮疤，无时无刻不在溃烂。这些对于规则制度的挑战侧面地说明了他们缺失了性最本质的目的。转而倒错为一种制度的自我生产，想借助僭越来实现自身的规

定性。如果没有违背礼制的人，那么封建的规则是无法规定何为非礼的。这恰恰说明了，沈从文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因此，沈从文对于乡土社会的辩护为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反思，何为现代性，何为乡土性，何为根，何为目的。对于身居现代的我们，可能已经丢掉了关于乡土的记忆。取代暮鼓晨钟的是车马喧嚣，茂林竹庐被钢筋水泥所覆盖，乡土与泥土不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源。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但沈从文仍然选择在轰鸣前进的时代之中，伫立原地，坚守着自己的灵魂故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沈从文。我们要从中重新发掘我们丢失已久的乡土性，要重新亲近土地、亲近逝去已久的自然。否则现代的列车会冒着汽笛，迷失在现代性的迷雾之中，不知所往。而在列车上的每一个我们，则更像早已忘却故乡，却又背井离乡的孩子。

沈从文是这样一座边城，仍是生长在现代根基上的堡垒。它不肯倒塌，不肯跌倒，久久地凝视着我们。

(作品选送单位：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图书馆)



张羽璇 《老与幼》

莫走近我，来拥抱我

◎郑韩业

从文先生：

你好。

在一个深夜，突然想写些文字给你。

这并不是失眠的临时起意，在一次失落的凤凰之行后，很难不让人重新想起你，还有你的《边城》。

不知有没有人告诉你，凤凰现在的模样：古城连片的仿旧苗居，游人欢欢喜喜，步履匆匆。夜晚霓虹灯闪烁，现代化气息里，都是欲望的味道。我不喜欢这样的凤凰，连空气都是喧嚣浑浊的，至少不再是你笔下的故乡。

沱江穿过凤凰，河面上的跳岩桥小巧有趣。当朝阳初升，古城未醒的时候，才能依稀分辨出你记忆中镇算的样子。你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都是湿的”，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从《边城》开始读你，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会自豪于你湖南湘西的籍贯，似乎多少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同时，内心有一个期待，有一天能送坐船归来。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写作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文人免不了相轻，鲁迅以笔为武器，难免激烈尖锐。钱钟书总带着一丝刻薄的微笑，保持社交距离。张爱玲冷眼看着世态炎凉，不动声色。那个时代名家如群星闪耀，要么忧心民族，救亡图存，要么沉浸于自身。

而你的文学，都与水有关。

总有一条悠长的河流过小城，有一个像水一般秀灵的女儿，水一样的喜悦，水一样的哀伤，水一样地流过岁月。你写湘西本地的风土和人情，似乎也是寄托一种美好的理想。你在书中写有名字的官道和川盐，来往的运货行船，健壮粗野的水手，双眸灵动的健康少女，平静质朴的小城。这一片土地上，过往的故事和流言徐徐展开，像一幅长长的风俗画，神秘而悠扬，美而脆弱，让人心碎。木心评价《红楼梦》的诗词以水藻为喻，水藻单拎出来，不美；若放在水

中，却是极美的。曹雪芹是天才，我觉得你与之相似。你饱经苦难，信仰着你信仰的理想，站在多重文化选择的交汇点上，思想相互冲突，被影响，四下无人，感受到孤独，开始思索人生和把握人生。在你平静面孔的背后，是一种人生哀伤。哀伤多了，就成了民族和时代的集体哀伤。记得你说过的：“我只想造一座希腊的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世事变迁无常。你看透，世间路必须亲自走过，才知道艰难险阻，很多故事反复咀嚼，才能体会个中情味，人到最后都是殊途同归的。对文豪作家如此，对于我们，同样如此。

在你20来岁离乡赴京后，一路走过来，风尘仆仆，也充满野性，历经过沉浮，当你感受到疲惫，回首才想起，清澈见底的流水，桃杏里耀眼的蜡染蓝布，氤氲香气的暖茶。这些不但是北京城所没有的，一旦离开湘西的风土，更失去湘西本味。分明的湘西世界，就像一首悠长婉转的苗族飞歌，坚强自在生长于峰峦耸翠间，质朴中自有含蓄隽永之致，诗意恬淡涵于草木河水之心中。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边城，但只能存在于过往，存在于梦中，存在于记忆，以后千山万水，再也无法回去。突然感到一丝怅然，陶渊明用诗虚构了桃花源，找不到一笑便过去了。湘西美得像一篇散文，在战争和现代化建设下，却是再也找不回的明朗平和，像随风而逝的文明，如何让人不痛惜。

其实我知道，即使偏僻如武陵山区，可是兵荒马乱的时代，哪里能幸免，鲁迅曾说湖南多土匪。你表现的平静实则是一种隐忍和叹息吧，就像你的文字一样，所有的深情和慈悲都在白描中。透过时代，你看到的是大大的天地间，人们小小的悲欢和滋味。你曾说过：很多人看我的书近似买椟还珠，你们欣赏我故事的清新，作品背后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欣赏我文字的朴实，那背后蕴藏的悲痛也忽视了。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合格的读者，我只是一个浅薄的人，从前想所有的故事都能圆满，希望所有的深情与悲痛不被辜负。经历得多了再看，我渐渐明白，世间的悲欢离合聚散，都是寻常，又在最后一刻孕育着希望，如此，便不算悲剧。我们叫做“命运”。

因为听闻你，所以我阅读你；因为阅读你，所以走近你。人生实在是一本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地翻。我仔仔细细阅读这本关于你的书，你看人太透，可是偏不说破。我只感到你的目光分量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带着书去到你的故乡，研究你的人

生。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我说不清你幸运还是不幸。

英年早逝的，都名垂青史，人们只会扼腕轻叹，记起他的种种好处来。活着的人只能被时代潮流裹挟前进，充斥太多如果。如果当初你没有出走湘西，如果没有得到郁达夫的资助，如果新中国成立前夕没有被救回来，如果割舍不了文学……各有利弊吧。生命好像一堆理不清的团线，毫无头绪，无从选择。

从后往前推最优解，你走了另一条路，浓墨重彩的前半生消散于埋首旧书故堆的后半生。你无法握笔把《大小阮》写成巨作，也不甘心地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转业蛰伏于历史博物馆，研究“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十七年磨一剑，又是多少人世沧桑，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巨著，属于那个荒芜时代生长的奇葩。诗人的灵气，即便文学创作被压抑，也会从别的地方溢出来。

从文先生，时隔多年，我又该以何怀念你？有一天，我会从桃源上船，沿着沅江往上慢慢走，一直到凤凰。也许山水不复从前俊美，沿途的吊脚楼早已黯然失色，水手是沉默木讷的，沿途的人们早已遗忘你的样子，曾活跃于你书里的那些人，现在不过是一堆白骨。时间真是无所不催。但还会有愿意追随你的读者，仍会感到惊喜。在旅途上，一一对应你在书中所描绘的事物，而对于水手的船工号子，虎耳草的清香，橘子和板栗的味道，一定要亲耳亲眼亲口所感知才知道。以有情之心感知，所见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人一事皆动人。这动人之处，超越时空限制，它从文字里，从图片和场景里，就像永不干涸的无根之水，依然鲜活细腻，绵绵打在读者心上。一花一世界，它们在自己孤寂的世界里，仍然竭力盛开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万紫千红，热闹非常，共同构建了你笔下的湘西世界。

如今，我们这一代人太贪婪，想要一丝不苟完成所有事情，想要去更大的地方，又太多顾虑，结果事与愿违，求之不得。无暇欣赏无用之美，连你也渐渐淡忘了。我看不清前路，看不清形势，在风雨中举棋不定。可是在扑面而来的压迫感中，万幸还有一方小小的湘西世界，至少还可以退守，可以安慰，成为短暂的精神避难所。我很幸运，也很满足。

对了，凤凰也并不是无处可去。我还是不能免俗，到访过你的墓，沱江边上，大方简朴，只是一块碑，周围静悄悄的。碑前不知谁放了一束盛开的菊花。“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生命会流逝，但文学不会，你追寻怀念的湘

西世界也不会，在时间长河的冲刷后，显现出黄金般的色泽。

还看了张允和和黄永玉的字。“不折不扣，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他们是你的亲人，可是，张兆和整理遗稿说：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他遗稿的现在，他不是个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这一生所经历所承受所追求，作为妻子的张兆和不懂，你的侄子黄永玉当时也不懂，留给世人的是一个谜。当我再一次拿起你的书，走在湘西街头，细细体会山川水泽的钟灵，感受老人平和慈悲的目光，那是一种苦而回甘的永恒，那一刻，我知道，你与后世读者同在。

你的读者

(作品选送单位：吉首大学图书馆)



张羽璇 《宅》

交出血脉，交出心田——浅谈沈从文笔下的“情”与“真”

◎王一竹

我们这纷繁冗杂的世界，需要一点纯粹的东西。

太久闻不到甜美的人性，内心会像搪塞着棉絮一样难受。

于是沈先生踏着沅水来了，水花拓印在纸页上，浸出清澈的隽丽。

清得像春天的湖水，清得像小鹿的眼睛。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有着独特的主题，如他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是一位“燃尽真心做明火”的语言文字工艺大师。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先生曾在评价《边城》这本书时说道：“《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话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之所以有这样的酣畅淋漓，那将不得不谈及他作品中的乡情——在《凤凰往事》的题记，沈从文深情地写道：“所以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为此，他交出眉峰，交出泪泉，交出骨隙萤火与额上归雁，交出血脉，交出心田，交出一茬人生长过的春天。

可沈先生从来不是漫天说开去的烂漫，他把克制的理智留给了自己。笔下的现实与昏暗，都包裹着他如水的柔情。我们在其中酝酿忧伤，每个人都在求美求善的温柔乡里，重新成为襁褓的孩童。然而如果想要深入剖析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必须走出这片“温柔乡”。正如先生自己所言：“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是一位“寄意寒星荃不察”的爱国主义者。

《从文自传》不仅仅是一本“顽童自传”，也是一部时代历史书，你可以看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湘西一隅的怕人生活，了解一点20世纪初的荒诞愚昧。即使是他热爱着的湘西故乡，他也从不避讳外人对此“地疾民贫”的贬评，他冷静而犀利地号召：“老一辈可以借此解嘲，年轻人绝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他深刻地认识到湘西人的“负气与自弃”是由于“少弹性，少膨胀性，少黏附图结性，少随时代应有的变通性”。

先生的爱国爱乡，从来不是裁断记忆，收割饱满的从前，他放眼于未来，寄希望于青年，培养民族的自尊自强：“因为即以游侠者精神而论，若缺少自尊心，便不会成为一个站得住的大角色。何况青年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得失荣辱为重要。”这样混合古典热诚与近代理性的乡情，对后来乡土文学，影响深远。

这是一位不老的抒情诗人。沈从文的“情”是炙热而朴素的。对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先生，沈从文多次在给汪曾祺的书信中写道：“千万不要冷嘲。”他说：“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几个明慧温柔、天真纯粹的小儿女身上，寄托在翠翠身上，寄托在《长河》里的三姊妹身上，也寄托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身上。我不由得想起查尔斯·范多伦所说的：“我们并不知道，也不能确定真实的世界是很美好的，但是在伟大的作品里，世界多多少少是美好的。”我们在返璞归真的湘西天地，逃避到一个更深沉，更伟大的真实里。

同样展现沈从文诗人特质的是他酷爱写景。他的小说创作不重细节，强调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带着鲜明的文化意蕴和诗化色彩。沈从文在《张八寨二十分钟》中说道：“一首诗或者仅仅二十八个字，一幅画大小不过一方尺，留给后人的印象，却永远是清新壮丽，增加人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这种寓含式的情感抒发，造就了沈从文湘西小说舒缓的情绪流动感和深沉的情绪渗透力。

正所谓境明，千里皆明。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充满“山精洞灵，臭草香花杂植”的原始神秘，交织“活泼兴旺”的野蛮与优美，在独特地方人情风俗的书写中，寄托用美和爱铸造民族性格的审美理想。在这方净土里，他又返璞归真地建立起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以《边城》为例，开篇对翠翠外貌的描写，她的皮肤是“黑黑的”，她的眼睛“清如水晶”，她的一颦一笑“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她“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她是自然生养下的无邪少女，这样的美让人松弛，让人释怀，让人怀念起粉妆玉砌下的“真与美”。这是难以忘怀的“真”——我们信任这方净土，那不被避讳的人性让读者内心坦荡真实；我们向往这方净土，那里有着不被现代文明灼染的质朴。

这是一位脚踏实地、俯首谛听的叙述者。沈从文的创作坚持平民视角，展现出一种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聂绀弩曾经评价其短篇小说《丈夫》，说这部小说写出了“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老实憨直的丈夫进城目睹妻子卖身为计后的情感起伏三抑三扬，沈从文用平和克制的笔调讲述着嘈杂的船、能干的妻、神气的官、木讷的夫。他的笔下有一丝无奈，一丝同情，一丝悲哀，唯独没有鄙夷。小说最后以夫妻双方一同回乡作结，既是丈夫尊严的抬头，也是人性尊严的抬头。自身有着人性纯朴品质的人，才会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兵身上看到庄严，诚恳，努力的东西，对他们的尊重学习，贯穿着沈从文作品的始终。

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工艺大师，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民作家。弥山亘野，漱石枕流，我们仍在品读着先生的文章，品读他的“情”与“真”。远方的山巅屹立着承载人性的小庙，此夜痛处已久的人间，也预备要圆满，我们走出众多的苦难，看生命如月壮观。

(作品选送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

那是一座人性的希腊小庙——读沈从文先生作品中的人性光辉

◎周琳

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古往今来人们对人性的探究也从未停止过。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这个世界或有想在沙基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用自己的独特经历和见闻感受，把人性当作自己创作的起点和归宿，构筑了《边城》这样一个“伊甸园”式的湘西世界。然而沈从文在他作品中所赞叹的人性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而是要有与大自然气息相通的情感，在困难面前保持热爱生活的态度，在忧患意识中保持清醒，这种人与人之间、人与天地间的神秘关系才是宇宙中最美的。

尽管住在车水马龙间，心却系着湘西田园。人们总在探究“根”的问题，并且不得不正视“根”那魂牵梦萦的魔力。陈继会先生曾说：“人之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难于言明的、藤蔓娇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对于农民来说地是他们的命根子，而对于沈从文来说，湘西又何曾不是呢？早年的沈从文为了求学，开始他的都市“漂泊”之途。后来虽然在城市安了家，但是他的精神却没有“安家”。在沈从文的自述中这样说道：“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这种情感没有在城市扎根，反而更显躁动。沈从文后来在《水云》中写道：“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自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精神情感没有寄托，他便拿起笔，开始了他“梦”和“真”的创作。最终在他的创作中，他寻找到了他的精神栖息地，在那里疗养他那疲惫的心灵。

这次他“回到”了他土生土长的湘西。通过写湘西，他的精神终于实现了“返乡”。他写那里的景、那里的人，给我们构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世界。沈从文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

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在沈从文的笔下，他不仅要写湘西美不胜收的风景，他还要传递出一种人性光辉。

在《边城》中，沈从文着重为我们描写了茶峒的山水风情。幽碧的远山、清澈的溪水、溪边的白塔、河里的船只、岸上的吊脚楼、古朴的碾场等都是湘西独特的山水风物。在这种条件下又为人物提供了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生长环境，翠翠应运而生。“翠翠”会使人联想到青绿的翠竹。翠翠那天真活泼、善良纯真的自然天性与那个世界是离不开的。而边城独特的婚嫁礼仪、信仰习俗，又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占据的古风犹存的文化氛围，这让边城茶峒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给人性美和人情美展现了一个相应的环境，而翠翠就是那爱和美的化身。她天真善良，温柔恬静，在情窦初开之后，便矢志不移，执着地追求爱情，痴情地等待着情人。翠翠人性的光华，在对爱情理想的探寻和坚守中显得分外娇艳灿烂。结尾处所状白塔下绿水旁翠翠伫立远望的身影，散发出熠熠动人的人格力量。沈从文说在写《边城》的目的时候，这样说道：“我要书写的不是农村也不是湘西，我只是想写优美的人性。人文关怀是文学的终极追求，只有人性才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我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在展示着这样的美，翠翠就是一个代表，她像一只懵懂的小兽，生在自然长在自然，初恋的酸甜和亲人的离去增加了她内心情感的波动，但这一切并不是以激烈的方式呈现的。翠翠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性格，这种性格是纯真和善良，这是茶峒山水养育出来的美好人性。”这种美，通过沈从文的深情写作跃然纸上，像是有生命一样。沈从文同样也在沉思生命，在他看来，人穿游于这万物生命中，并不是万物主宰或什么“灵长”，不拥有支配、调度一切的特别权力，是自然造就了那种人性。因此在他看来人性是与自然离不开的，自然中蕴含了人性的奥秘。

虽然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大多具备人性的真善美，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通过他美化过的世界，是高度提纯过后凝固在过去的静止模型，他也不得不去面对那个“世外桃源”背后的真相。一个是接受现代都市的文化洗礼，一个是魂牵梦萦的乡土情怀，他站在山谷，望着那两座高大的山峰，他用双重的眼光去审视人性的光辉。在《萧萧》中，作者描述了一个现代背景下，一个生活在湘西的天真质朴而又愚昧的少女的命运。小说主人公萧萧很小没了父母，她便被人收了做童养媳。当时她也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每天领着还不满三岁的丈夫玩

要，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当时的湘西充满着现代的气息，这也浸润着一个传统少女的心。在村里老一辈人看来，女学生是一群“怪物”，她们花钱大手大脚，不会算计，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一天不干正经事，而且她们身上也没了“乡下人”眼中的节操。萧萧开始不在意，后来被吸引了过去，甚至幻想那种生活，她也开始不安分起来，后来懵懵懂懂丢了自己的节操。沈从文在描写出了湘西的传统习俗与现代社会矛盾的冲突，给我们映射出这背后隐藏着幽幽的悲剧情蕴。沈从文深知自己热爱的净土开始被侵蚀，他为湘西的未来感到担忧。沈从文在写了《湘行散记》后，又过了几年，他回到故土，这次经历让他感触颇多。面对故乡的文明和人群，心中除了对养育之地涌起“神圣的感动”，更是多了一份对故土“无言的哀戚”。后来他又写了《湘西》，写湘西苗族儿女在漫长黑夜中所倾流的“血和泪”，写出了沈从文对湘西儿女的深厚悲悯和对湘西未来的忧患心理。

如果说沈从文单写真善美的“幻境”或者写残酷悲剧的现实是远远不够的。他要写的是让人进入一个残酷而又甜蜜的真实梦境，让人在梦境中看到现实，在现实中又寻找到希望。《边城》就是最好的证明，里面的人物各尽其职、安居乐业，遇到传统节日，大家欢聚一堂。人与人之间没有心机狡诈，有麻烦大家一起帮忙，有好处大家一起分享……可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剧。老船夫家中清贫，但活得潇洒自在，唯有孙女是他永远的牵挂。老船夫为了孙女的婚事悉心照料，后因婚事不顺得了病。在老船夫生病的那天晚上，外面刮风下雨，害怕孙女着凉，起床给孙女盖被子，自己却死在那个夜里，终究没有等到翠翠出嫁那天。天保求爱无望，告别了翠翠外出闯滩。但命运没有放过天保，它夺走了他的性命。天保的去世，成了翠翠和傩送之间的门槛，愧疚之情本就让他们很难再靠近，再加上翠翠爱的回应来得那样模糊、那样缓慢，傩送最终选择离开心爱的翠翠。这本是爱情的悲剧但一切又来得那么祥和自然。虽然最后翠翠的身边没有爱人，在我们看来她是孤独的，但翠翠自己并没有放弃希望和期待。翠翠心里始终有一个念头盘旋着：“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启明星般的边城世界让我们看到，现实或许是残酷并且时常无力抵抗的，但是爱与希望就像黑暗中闪烁的光，温暖柔和，给人迈向明天的力量。我想这就是人性的力量吧。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如同一叶扁舟飘摇于风雨浪潮之间。他担心那叶扁舟的命运，又在风雨间给它洒下一束光，而这束光让这个世界看到希望，把人们救于泥潭之中。沈从文曾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理解一位大师，理解人本身，的确是很难的事，但是我想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索，也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去珍惜。先生笔下的小庙时刻闪着光辉，正等待我们的探寻。

(作品选送单位：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图书馆)



王荣 《专注》

从沈从文到沈从文——读《沈从文散文卷》有感

◎陆新月

小时候课本上，沈从文三个字是铅字印刷下的符号，是端庄地凝聚着学术权威的人名，我对他的所知仅来源于书上三页半的节选，知道他是一个作家，知道他的作品叫《边城》，还知道他最广为流传的那句情话，他说：“三三，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在我的脑海里，沈从文是一个逝去的名字，他被写进文学史，被传播，被歌颂，但与我的生活截然无关，当我听到学校要征集沈从文的作品阅读感受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在课堂之外依旧要阅读沈从文呢？抱着疑惑，我去图书馆借来沈从文的《散文集》和《沈从文谈艺术》，至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怀着无法宣泄的热情阅读沈从文诸隽的文字，每一个字都犹如叩问，敲击我的心灵。

沈从文是一个擅写人的作家，他写的人物活在一张用黄昏的芦苇荡编织成的大网里，水波摇曳，人也跟着韵动。他写的人不是巴尔扎克式的讽刺更不是陀思妥的思辨，用木心先生的话来说，“人从悲哀中落落大方地走出来了，就是艺术家”，沈从文写的人，是从水雾弥漫的小镇中，笑着，闹着，浮现出身影，连带着他们身后的城镇，也落落似地显现，这是一种高明的写法，用静默的孤独覆盖长久不可解的悲，这孤独初看时不明显，却要仔细咀嚼后才能体会他的深情。这种蕴意万千的行文风格与沈从文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沈从文在《散文卷》里直接表示，他的写作老师，正是水，是家乡的那条河。

水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水不争而利万物，它可以化作明镜，高悬朝堂，知兴亡鉴得失；它可以是力量，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它也可以是一种情绪，三更雨漏，点点滴滴到天明；它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滋养源泉，早在诗经年代就有无数关于水的故事和传说。同样依靠水

来写作的，容易让人想起美国作家梭罗，梭罗写《瓦尔登湖》，那是野性的自然和平静，他呼唤人类回归最初的美好，我也曾被梭罗描绘的人间天堂折服，沉湎在书页的方寸庇护之间，不用面对俗世的竞争，正像唐人晋士所说“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似乎只要找到桃源，只要找到净土，我们就可以解脱。相比之下，沈从文的美好天堂是热闹的沅水，是偶然僻静的凤凰，顺溪流直上，直没过青绿色发白的石块，“翠翠”和云影一块掠过我们，这时岸边有人高呼“哎～哥儿，走吗？”他在繁华中写古朴，又在苍茫中灌注他的诗情画意，他的天堂不在隐世而在俗世。两种写法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对人生的不同领悟。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更愿意亲近沈从文笔下的“天堂”，因为这个天堂是如此触手可及，它用力挣脱牢笼，在天地之间开辟出自己的净土，它也许是一个我们从未去过的彼岸，它更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心头魂牵梦萦的故乡。游子求学，故人离乡，就像鲁迅先生所说，故乡的那轮明月我终究是回不去了，落寞时也想，如何才能把故乡带在身上？此身此世又要如何安放？沈从文说，带不了，但你可以把自己放逐在故乡里，正如流水缓慢，波澜不惊，你浸在这条“故乡”的长河里，精神的脉络呼吸着这一方山水，良田美玉，心神荡漾，水流过，分明没有印子，又无处不带有印迹，于是带着“故乡”的水汽味，我们终此一生不会迷路，即使身处异乡，我们脚踩的每一寸土地都能给予我们力量，迎面吹来的每一阵风里都有答案。

事实上，沈从文的眼光也远不止一处小城，他始终注视着生命的起伏。在《散文卷》里，沈从文自谦道，“年轻的时候觉得是小说填补了自己的生命，现在才发现是把自己献给了小说，回头看来，生命里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无，在道家思维中是一个重要的处世态度，要有“无”才能去享受生命，要知“无”，才懂得珍惜生命，要警惕“无”，才能不掉进太虚幻境。这是沈从文的真实感受，也是沈从文的回首相看，沈从文的文和人是互相注释的，需要结合起来一起观看。他也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生命有性格，生命有目标，生命有幻想这三点原则。1923年的沈从文只身一人去到北京，这个小镇男孩有些无措地面对都市的庞大新奇，回忆中他说，来接他的亲戚打趣问他来北京的目的，他认真回答“我想读书，我来读书”，不管亲戚面对他回答后如何调侃，此后几十余年里，他未改初心。1924年，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作品，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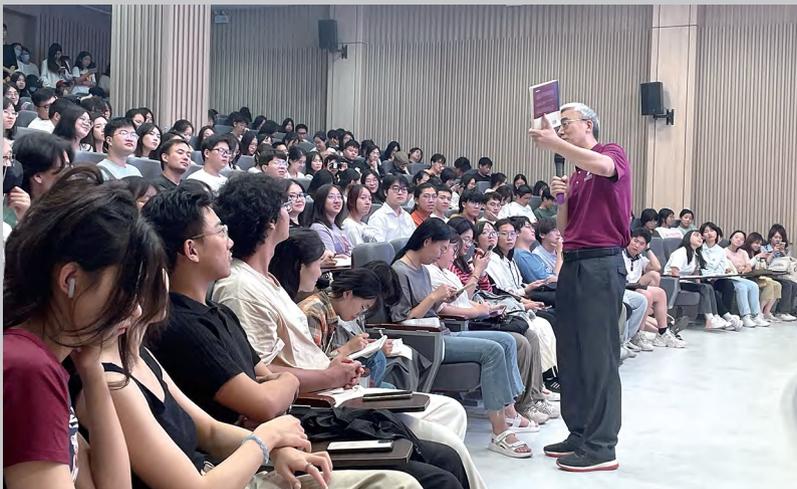
后是他几百次的退稿；1928年，他又从北京去往上海，与丁玲等人合办《红黑》杂志；1930年他去武汉教学，1938年又去往昆明，开始艰苦的小学教学。沈从文从不屈服于人生的苦难，在文学上暂时没有出路后，他就转向了文物和历史，翻开《沈从文谈艺术》即可窥见沈从文深厚的学识功底和不仅限于文学领域的博闻强识，更令我动容的是他从来不曾远离过人民和社会，即使在角落里，他也在思索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交流。今天的青年人不少缺少目标，不缺乏获取知识的途径，可是我们还是迷茫。因为我们缺乏信仰，我们少有像父辈一样笃毅地去相信什么，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一直在想，有什么可以让青年人放下傲慢？我想是真诚，丢掉口号和宣传，我们总会被最真诚的东西打动。是沈从文给了我们真诚，他让我相信，一个人对家乡对祖国真诚的信仰和热爱的模样。在《烛虚》中，他告诫青年人，要知“羞”懂“惧”，要勇于和天性中的懒惰作抗争。关于生命的幻想向来包含着好与坏两个方面，一个人如果拥有幻想的能力，他就可以依靠幻想走出逆境，因为他对未来饱含坚定，他相信前路的光明；同样一个人如果对未来充满忧虑，会幻想失败的场景，对个人对民族都是有益的，这一份“惧”可以帮我们收神提点，过滤许多障碍。他不是说教式的，他更像一个未曾谋面的朋友，坐在孤独中和我讲这些年的经历。他说他喜欢这种孤独，这让他可以消化生命中的抽象与具体，他需要一次与“自己”重新接近。透过沈从文的述说，我仿佛看见一个穿着淡青色衣服的中年男人坐在落满白色小花的石头上，注视着水里的倒影，他看蜘蛛颤颤巍巍地结网，看山头红了又绿，看雨丝挂满春的枝头，他热爱生命中邂逅的一切，他一转头，神情温柔，嘴里又念叨起“三三”。

所以今天，借此机会，我想说，去读读沈从文吧，去看看他的花开花落，去品味俗世中的宽怀和力量，去学习传统文化的优美，去听听一个作家最真诚的声音。阅读沈从文就像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澎湃享受，如梦幻，如泡影，如闪电，如繁花，沈从文这三个字代表着力量，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它无言地激励着我，前行，前行，热爱，热爱。

从符号般遥远的沈从文到说不尽的沈从文，这就是我想说的。

(作品选送单位：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9月27日晚，北京大学赵白生教授做客一品讲堂，讲授“艺术家传：大师养成记”。



10月11日，中国科学院初景利教授做客一品讲堂，讲授“课题申报与论文写作”。



10月13日，中国传媒大学图书馆馆长龙小农教授一行五人到馆参观交流。

一曲新詞酒一杯
去年天氣舊亭臺
陽春幾時迴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小園香徑獨徘徊

晏殊浣溪沙一首 癸卯二月李彤



书晏殊词 李彤



南艺图书馆



逸品阅读协会

一品阅读

2023年第三期（总第31期）

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4号

邮编：210013

<http://lib.nua.edu.cn/>